

集部
宋人



高東溪文集二卷附錄一卷

南宋漳浦高登彥先著明同安林希元茂貞編序曰東溪高氏奮自南服值宋中造狄金難作國如累卵始以太學生上書言國事觸諱忌冒斧鉞頻頻懇懇不休忠肝義膽已畢露於未仕之先矣既任職居官時時與尊長爭可否不爲苟從典學慮囚賑荒所在流惠澤民攀轍畱不可得豈苟食人祿者哉六篇時議簡在帝心一忤權璫遂沈卑仕始以不祠秦父受招撫中以羞見權臣被縛執卒以譏詛失官蓋在南宋始終以秦檜事東溪始終與秦爲仇敵雖屢經摧折顛沛流離曾不肖稍強顏於秦以安其身志士仁人忠在國家恨不能斷

賊臣頭以甘心。曾一身利害之恤耶。舜陟取媚太師。覬
躋通顯。迄灾弗逮。而人自及。天道昭昭。庸非永鑒。夫子
忠義出諸肺腑。殆不以隱顯死生易志慮。君子曰。爲
而爲善。觀其謫居投徒。家事一不介意。拳拳焉惟國之
恤。臨卒所言。猶不忘天下。其生平梗概可知矣。所著有
東溪集。行世。予讀其傳。見其爲人心竊慕焉。往得其集
於畱都。思刻之。以語漳節推黃子以方。以方曰。我責也。
取歸刻之。以方失得不動心。在官必行其志。如其人。斯
集之刻。豈偶然也歟哉。自夫子沒後二十年。丞相梁克
家。漳守何萬上之朝。復其官。後五十年。守朱文公熹。奏
贈其官。今三百年後。節推又刻其遺文。古之君子。偃蹇

於一時。豈伸於百世。概若是。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

宋宣城周紫芝少隱著眉山唐文若序曰始余來東南
聞士大夫誦宰掾周公少隱詩文每擊節賞歎以謂清
新偉麗自成一家非真有悟解不能名一世獨恨不見
其全逮守九江之明年歲次甲申冬至後三日今吏部
侍郎陳君季陵經從集庾樓上出公太倉稊米集七十
卷命余爲序是時虜再犯淮沿江郡多故欲讀未暇乾
道改元乙酉春和議成邊城撤備民訟少得餘力觀書
一日臥愛日堂取公古律詩記銘書序雜著數十百篇
細讀而哦之竊駭古人關鍵難名之妙盡驅入筆端蓋
前輩文采專以格致爲交古同垂世不朽端不偶然噫此豈

可與新學小生口舌辨哉。然王震序曾南豐之文。謝克家序陳後山之詩。或謂巨題晚進不當爲。若余則於天下無所畏。讀余序。迺知當爲與不當爲。自有定論。而公詩文雖不待序而必傳無疑也。左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江州軍州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眉山唐文若序

陳天麟序曰。宣人之爲詩。蓋祖梅聖俞。聖俞以詩鳴慶歷嘉祐間。歐范尹蘇諸鉅公皆推尊之。後百餘年復得竹坡先生繼其聲。而周與梅在宣爲著姓。且親舊家也。竹坡同時有王次卿僧彥邦道常三人者。皆能詩。王死於兵。不復傳。彥邦學爲詩而未至。道常筆力頗過。彥邦

其後亦無聞。惟竹坡之詩聲。厭服江左。天麟未第時。從竹坡游。公謂予曰。作詩先嚴格律。然後及句法。予得此語於張文潛李端叔。故以告子。且言郭功父徒竊虛稱。在詩家最無法度。天麟欽佩此語。退而學詩。不敢越尺寸。久而自定。然後知公之善教人。前年過九江。公家在焉。往拜遺像。哭而弔其孤。誦其遺文。以語太守唐立夫舍人。立夫急取公文集相與閱於庾樓上。讀之聲震左右。立夫最重許可。至是擊節。且爲序之。竹坡於書無所不讀。發而爲文章。不讓古作者。其詩清麗典雅。雖梅聖俞當避路。在山谷後山派中。亦爲小宗矣。彼郭功父輩。執鞭請事可也。官晚而名不達。自興國守罷。居九江貧。

不能歸宣城。而江山之勝。蓋爲晚助云。公名紫芝。字少隱。乾道丁亥。上元左朝散郎。充集英殿脩撰。知襄陽軍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京西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提領措置屯田。陳天麟。

自序曰。昔余爲童子。未冠入鄉校。方學爲科舉文。文成掌教者善之。於是長者稍從而稱其能焉。余曰。是足以得名。不足以名世也。乃喜誦前人之文。與其詩。往往爲之廢業。而前日之稱其能者。悉哈之不齒也。一日先君戲爲客言。是子肩有詩骨。在法當窮。而又好詩。窮固必矣。自是好之不衰。如人飲酒。日甚一日。然卒亦不能工也。中年取少時所作而誦之。悉皆弃去。可嘔也。老來取

中年所作而誦之。則又皆弃去。可笑也。今老矣。而竟不能佳。安知他人誦之。不嘔且笑邪。小兒曹未嘗學文。不識詩病。誤以爲好。而掇拾其遺。得若干卷。錄而藏之。問名於余。余告之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也。使有補於世教。猶哈庶幾。不然。徒費紙札耳。不足錄。昔者山谷先生書告其甥曰。文章直是太倉一稊米耳。黃公之文。可與馬遷揚雄劉向之徒。相爲表裏。若其詩。則杜子美。蘇子瞻而下。不數也。而猶小之如此。況不逮其萬有一者乎。後數年而集亡。當於東家醬瓿上而求之。其必可得矣。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

拾遺一卷

後集補遺一卷

宋會稽賀鑄著自序曰慶湖遺老者越人賀鑄方回也賀本慶氏后稷之裔太伯始居吳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禍王子慶忌挺身犇衛妻子迸度淞水隱會稽上越人哀之予湖澤之田俾擅其利表其族曰慶氏名其田曰慶湖今為鏡湖傳訛也漢孝安帝時避帝本生諱改賀氏水亦號賀家湖焉家牒載謝承會稽先賢傳敘畧如此唐代既頒勳格百家圖譜併為煨地元和中外寶集著姓纂臆謂賀氏慶封之后非是按封劫專齊政田氏患之聚三族甲環其宮而夷其族封僅身免之魯遷吳卒被屠戮安有遺種哉吾家特會稽一族他州之賀蓋

賀蘭賀若賀跋賀婁賀魯賀葛賀賴賀述賀兒賀略孤吐賀諸姓者焉。鑄十五代祖。迺秘書外監之從祖弟。諱知止。少味老易。躬耕不仕。開元末。興宗學本道三。以道舉薦。送不赴。會有聞於朝者。起家拜上虞丞。秩滿。試任城令。時李翰林白寓游是邑。與公相從於詩酒間。謨其美政。書公堂之壁。后人鑱詩石。今或有焉。久之。遷陽穀令。卒。官民懷其惠。遮畱喪車。不得時發。因權寔縣之北原。三孤即壠爲廬。免喪。按安史之亂。縣又改隸東平。尋爲李正己巢據之。寔用非法游民浮房。禁不聽還。伯仲定居陽穀。俾季陰歸會稽。以持先業。皆力田自潔。不復爲仕宦計。季實吾祖也。歲一北走。省展存沒。且自誓。

高門曾門大門俱不誤
古有此稱

約生雖居。死當附骨。先壠之次。逮七世孫。遵約不墜。后屬董昌盜越。民罹其毒。因棄業北遷。合族焉。國朝緣外戚。賜第開封隆和里。六代祖廣平王。始別葬於浚儀。固子陂之原。高門平州府君受命北征。卽誥其子嗣曰。吾家本慶氏。昔王子嘗寓於衛。而子必以舊氏名之。吾死必封樹衛郊。示不忘本。府君竟死事朔野。曾門以衰毀廢於家。但名其子而重誥之。天聖初。大門總北道。坳牧之正。遂卜府君之新阡於衛屬邑。共城東原。仍徙貫焉。行先志也。鑄少有狂疾。且慕外監之爲人。顧遷北已久。嘗以北宗狂客自況。今寔老且疾。念歸何時。而亟更舊稱者。亦首邱之義耳。鑄少有皇祐壬辰。始七齡。蒙先

子專授五七言聲律。日以章句自課。迄元祐戊辰。中間蓋半甲子。凡著之藁者。何啻五六千篇。前此率三數年一閱。故藁爲妄作也。卽投諸煬。燼灰滅。后已者屢矣。年髮過壯。志氣日衰落。吟諷雖夙所嗜。亦頗厭調聲儷句之煩。計后日所賦益寡。品未必工於前。念前日之鑿燼。爲妄棄也。始哀拾其餘。而繕寫之。后八年。僅得成集。以雜言轉韻不拘古律者。爲歌行第一卷。以聲義近古五字結句者。爲古體詩第二第三第四卷。以聲從唐律。五字結句者。爲近體五言第五卷。以聲從唐律。七字結句者。爲近體長句第六第七卷。以不拘古律。五字二韻者。爲五言絕句第八卷。以聲從唐律。七字二韻者。爲七言

絕句第九卷。隨篇敘其歲月。與所賦之地者。異時開卷。回想陳迹。喟然而歎。莞爾而笑。猶足以起予狂也。倘夢境幻身。未遽壞滅。嗣有所賦。斷自己卯歲。列爲后集云。丙子十月庚戌。江夏寶泉監阿堵齋序。

信安程俱敘曰。鑑湖遺老詩。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鍛鍊出入古今。爲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余少讀唐實錄。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真棄官本末。方開元天寶之交。天下號無事。文學士見貴重。季真出入禁省。冠道山。友儲副。極當世華寵。然一旦不顧去。爲千秋觀道士。使人望之。超然如雲漢。登秦望。行剡川。未嘗不悠然遐想也。季真去后。四百二十載。建中辛巳歲。始

識其孫方回江湖上。蓋鑑湖遺老也。方回落落有才具。觀其詩。可以知其人。中間罷官錢塘。及通守兩郡。輒謝病去。爲祠岳吏。又一旦掛衣冠。客吳下。窮達雖不同。其勇退樂閒。故有鑑湖餘味。然余謂方回之爲人。蓋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座。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俛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黃不去手。反如寒苦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劍客。然喜爲長短句。皆雍容好麗。極幽閒思怨之情。方回慷慨多感激。其理煩治劇之方。疊疊有緒。似非無意於世者。然遇軒裳角逐之會。嘗如怯夫處女。余以謂不可解者此也。余奇窮骯髒可憎。方回多交游。乃獨以集副授予。曰。子好

直。美惡無溢言。爲我詳而敘之。此亦豈其不可解之一端耶。政和三年癸巳歲十月朔。

次子廩序後集補遺曰。廩伏讀前集序云。自己卯歲。嗣有所賦。別爲后集。所謂后集。以經兵火散失。不復得。有近搜故橐所遺。及於佛祠廟宇題詠。須碑刻鐫勒。并士大夫親戚傳誦。得其一二。皆此集中無者。故續書卷尾。爲后集之補遺。廩老矣。不復得全其集。后之子孫。續有得者。當綴其末。

武夷新集二十卷

宋浦城楊億大年著。自序曰：予咸平戊戌歲九月受詔知栝蒼郡。逮十有二月戊子。始達治所。凡再更年。篇復朝於京師。未半載。入西臺。掌詔命。迄景德三祀。龍集丙午。仲冬之七日。被召入翰林。會庚戌詔書。許百執事。以旬休出沐。頗燕居多暇。因取十年來詩筆。條次爲二十編。目之曰武夷新集。蓋山林之士。不忘維桑之情。雕篆之文。竊懷敝帚之愛。命題之意。良在是也。予亦勵精爲學。抗心希古。期激先民之芳潤。思覲作者之壺奧。而志力淺局。襟靈底滯。大懼夫絕贖於龍文之鼎。傷吻於蟻封之埒。非不勉也。恐致敗焉。亦由鳧鶴之質自然。胡能

損益。薑桂之性素定。豈可變遷。鴻麗之客。當見怨矣。輒將假詞大手。序以冠篇。又慮其相先與進。掩瑕溢美。刻畫無鹽。祇足益其陋。穿鑿混沌。彌以喪其真。故不避乎厚顏。聊爰筆以自述云爾。時丁未歲十月晦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左司諫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史館事柱國號畧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楊億序。康熙乙酉。璞齋陳璋望衡跋曰。楊大年先生。閩浦城人。武夷仙人之所托生。生時白毛披體。如一鶴雛。久之始脫。雍熙初。以神童召至闕下。面試詩賦。授秘書省正字。淳化中。進士第。真宗卽位。入翰林爲學士。出知汝州。卒年四十七。真宗愛其才。特贈禮部尚書。謚文公。有刀筆

集三百六十餘卷。按本傳所著。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鼈等集。及內外制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館閣書目。猶有一百四十六卷。今所存者。惟有武夷新集二十卷。先生自序云。景德初入翰林。十年中。條次詩文。名曰武夷新集。不忘維桑之情也。又有西崑體詩十餘首。拔之瀛奎律。乃宋末方回所選。併有別集。當祥符五年。避讒歸陽翟。時所作。君可思賦。居其首。別集亦不傳。不是賦。見宋文。俱抄而附。詩歌後。竝垂不朽耳。蓋此集。萬歷時。謝在杭。官工部郎。始抄之秘府。不啻拱璧視之。其後亦幾湮沒。猶幸海內藏書家。尚有一二遺編。壬戌歲。先君子客游楚中。得是書。急欲施行天下。

竟以多事見沮。余竊以先生文辭未獲久傳。而先子之搜羅。又未見賞於同志。今特與二三友輩爲之重錄焉。

樂圃餘藁十卷

宋吳郡朱長文原著。裔孫岳壽重刻。跋曰：二十二世祖樂圃先生。平生所著詩文百卷。兵燹之後。盡爲灰燼。其傳於世者。僅有吳郡圖經。琴史。墨池編。數種而已。岳壽家舊有寫本餘藁十卷。附編一卷。係先生姪孫令達公哀次。蓋其時已非全豹。今則并其板亦不存矣。嗟乎。士君子讀書立言。以期不朽。班固藝文序云：自漢以前。文章家不下二萬人。皆不傳。夫傳之不傳。天也。後之人知其名。不睹其文。未嘗不歎歔歎息。況親爲之苗裔乎。岳壽不克承家學。敢秘諸篋。衍而負先世制作之心乎。用是忘其僭陋。重加校讎。付諸剞劂。使好古之士讀之。

有以景前哲而貽後學。有餘幸焉。至於先生之行誼。與文之典麗。詩之淵雅。前代鉅公述之詳矣。余小子更何容贊一辭。康熙壬辰。

舊序曰。圖書五厄。自古有之。為人後嗣而不能明著其先德於後世。是亦有所負焉。樂園文集舊百卷。家藏古今篇帙動萬計。與夫數世聚族之居。堂宇亭榭。名花古木。罹建炎兵火之難。吳城失守。一日剪爲劫灰。其後獨先生春秋通志。復傳本於他郡。僅有全編。思玷處孫列。自幼搜訪。樂圃餘藁。每得一篇。必珍而藏之。今裒集有年矣。它未有所增益。豈非詢之未廣而求之未裕歟。伯父都講痛心疾首之言。每竊傷歎。思老矣。深懼異時墨

渝紙弊。不能久其傳。今雖百卷之中。僅存十一。然雄文麗藻。恐又將湮沒。遂止憑所藏。得古律詩大小百六十有三。記五。序六。啓七。墓誌五。世譜題跋祭文賦書銘各一。類爲卷十。捐俸募工。以鋟諸木。又以志銘墓表國史特書之傳。伯父爲先生而作書題表奏。附於卷末。且以見吾家義風業儒有所自來。而故交名族多爲今代顯人。必有博洽君子。廣藏遺逸。以補缺亡。庶使舊編它日再獲全備。亦仁者用心也。紹熙甲寅孟冬望日。姪孫思序。

奉議郎太常寺主簿張景脩撰墓誌銘曰。樂園先生朱伯原卒於京師。識與不識者皆歎之。先生故人自玉堂

青瑣與夫一時賢士大夫多挽之以詩。先生妙齡登乙科。以疾求閑。學且養踰三十年。特起爲蘇州教授。歷五
孝。名爲太學博士。改宣德郎。除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
編脩文字。先生文章前宰相范公。今宰相章公。嘗薦其
典麗可備著述矣。先生行義中書侍郎許公。嘗薦其純
固可爲師表矣。先生博聞強識。篤學力行。樞密林公除
禮部侍郎及寶文閣直學士。嘗薦自代矣。前後薦者蓋
不可殫數。謂宜得名公鉅儒誌其墓。而諸孤乃以其季
父明州象山縣尉仲方之狀屬予銘。予豈足以知先生
耶。按先生家譜。昔高辛氏有才子曰朱虎。先生其後也。
先生諱長宿。伯原字也。其先爲越州剡人。自其祖居蘇

者三世。曾祖諱瓊。仕錢氏。祖諱億。始入朝。太宗皇帝召
對便殿。命以官。數有功。遷內殿崇班。閣門祇候。知邕州。
累贈刑部尚書。考諱公綽。光祿卿。知舒州。爲時名儒。妣
蔡氏。封宣城郡君。所生周夫人方娠。夢覆錦衾。或謂光
祿公曰。生子能文必矣。先生果幼而不羣。光祿器之。十
歲善屬文。讀書輒終夜。光祿公命徹燭。先生伺其寢。不
徹也。泰山孫明復講春秋於太學。往從之。明復躓焉。先
生書無所不知。尤深於春秋。擢嘉祐四年進士第。吏部
限年未卽用。時光祿公守彭。先生不俟宴歸。州人榮之。
既冠。除秘書省校書郎。守許州司戶參軍。誥有美辭。先
生無他疾。第傷足不果仕。非行怪而固隱也。郊禋。光祿

公欲以任子恩_有先生幕官。先生推與其季弟。光祿公拊之曰。兄以官畀汝。因名之曰從悌。先生逮光祿公捐館。左右凡二十年。以孝稱。居喪如禮。服除。人勸以仕。無意也。撫弟妹。畢婚嫁。安貧樂道。因舊圃葺臺榭。池沼竹石花木。有幽人之趣。州侯貴客。山翁野叟。或觴或詠。去則醉臥便腹。不知身世之在城郭也。太守章公伯望表其所居爲樂園坊。鄉人相與尊之稱樂園先生。當是時也。使東南者。以不薦先生爲恥。遊吳郡者。以不見先生爲恨。左丞鄧公先在翰林。與給事胡公孫公。中書舍人范公蘇公。列薦先生於朝。先生不得已。起典鄉校。州有兩教授。以先生故也。同時徐積舉於楚。陳烈舉於福。世

號三先生。先生之教人。先經術而後華藻。曩歲作東都賦。自視不減班張。太冲輩。前宰相蘇公嘗薦先生曰。稱述歷代京邑之盛。莫如國家汴都之美。深有可觀焉。客有使之獻者。先生曰。此吾少時也。今老矣。尚何賦爲哉。講春秋。洪範。中庸。學者無慮數百。蘇學范文正公建也。歲久隳甚。其子侍郎公時領大漕。得講脩完。先生有力焉。吳中水災。先生陳五浦之利。郡不克行。逮右丞公之守是邦。先生作救荒議四篇以獻。黃公從之。民賴以安。其仁心類如此。晚遊辟雍。著釋問以見意。後罷春秋博士。亦頗有歸志。想聞猿鶴。數請還鄉。內相蔣公詩曰。玉盃舊學無施設。空有新詩滿錦囊。蓋歎之也。暨登芸省。

有喜色。嘗曰：天下奇書，在吾目中矣。明年，樞密曾公林公薦兼尚書局，未朞月，以疾終於家。命夫實元符元年二月十七日丙申也。享年六十。家徒四壁。大臣以聞，賜縑百喪歸。吳人迎於境上，行路爲之流涕。先生天資忠朴，有致君澤民之志，不少見於用。中年仕宦，先疇悉委諸弟。所同者一圃，藏書二萬卷，且曰：以此遺子孫，不賢於多財者乎？遺以財，是教之爲利也；遺以書，是教之爲學也。可不慎歟？著書三百卷，六經皆有辯說，樂圃有集，琴臺有志，吳郡圖經有續記，作詩雅馴，得古風。及類古今章句，爲吳門總集，以備史官采錄。善書，有魯魯公體。藏碑刻自周穆王始，至於本朝諸名公帖，皆有之。作墨

池閱古二編，嘗謂書畫事。昔人猶多編述，而琴獨未備。元豐中作琴史，其叙曰：方當朝廷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今太常少卿曾孫爲之後序，亦曰：琴史之作，固有志乎明道而待時之用者也。元符己卯，果詔太常按協雅樂，命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政造琴瑟，教習登歌。惜乎先生不及斯時也。娶張氏，三子，相前婺州東陽縣主簿，耦改名耕舉進士，皆有文行。一女未嫁。孫男曰愈，以元符元年六月乙酉葬。先生於吳縣至德鄉南峯山之西，從先塋也。銘曰：先生之樂，非金非金室，則有書。几則有琴，出而不返。猿哀鶴吟，璧水師筵。蘭臺儒館，末如命何。丹旒云遠，吳山迎喪。學者大半有

邱有園。有子有孫。清白傳家。孝友盈門。我銘永久。南峯之原。

雙溪集十七卷

宋軍器大監金紫光祿大夫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炎晦叔著。邑後學胡炳文仲虎序曰。雙谿王先生潛心力學。慨然以斯道爲己任。昔子朱子自閩歸。一見契合。遂相與講易於東山九曲亭。至登堂而拜其親人。於子朱子師之。而先生友之。嗚呼。先生固道中人。非文人也。豈必文集之傳。始足爲先生增重乎哉。然所著四書解及五經註。竝皆爲世俎豆。燦若日星。而辭賦文章。詩歌贈答。明堂郊祀禘祫宗子周禮卦變諸篇。亦復時時散見。莫不優游蘊藉。隱然與道相發。孰謂先生文之所存。非卽道之所存邪。吾竊幸得學子朱之學。讀先生

文覺於子朱子之源流。往往有合。爰銓次而爲之敘。延祐丙辰。

香溪集二十二卷

宋蘭江范浚。茂明著。門人高梅編。同郡陳巖肖序曰。士以志道爲先。而志道以養氣爲本。氣全則道存。氣喪則道亡。故達而在上。任天下之重。安國家。利社稷。進賢退不肖。收功於無窮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之道。推古今。明治忽。是是而非。非立言於不朽者。亦氣也。苟氣之不養。則達而在上。或克詘於富貴。以得失爲患。則道不行矣。窮而在下。或隕穫於貧賤。以紛華爲悅。則道不守矣。不守不行。氣喪而道亡。則烏能收功無窮。立言不朽哉。是則氣之在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舉不可以不養也。吾之先友香溪先生。以養氣爲本。而立言

不朽者歟。先生居香溪之上。自少年至老。篤學而瞻於文。探道而不以世故嬰其慮。其家世父祖爲名卿賢刺史。昆弟多居膺仕。而先生了無仕進意。今天子卽位之初。詔復制舉。以來天下士。當時公卿有以先生應詔者。先生力辭之。余嘗過香溪之上。而訪先生焉。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棲戶牖。而凝几席。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先生貌克體胖。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古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已而出示所爲文。則辯博而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裏。終日與之坐。而無一語及世間事。此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是日先生謂余曰。是閒山水清遠。子能卜居以從吾。

游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官遠方。漂流異鄉。及歸而先生歿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淑。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生猶子元卿過余。曰。叔父平昔爲文至多。今不欲秘於家。而出而與世共之。力有未辦。則先刻其詩賦論議雜著。爲二十二卷。行於時。子嘗與叔父厚。願叙以冠其首。嗟夫。昔鹿門子著書而自叙之曰。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古聖王旌山夫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今先生不醉不游。直息於道而寓之文耳。平時不以外慕累其心。若求旌於時。亦豈先生著書立言之本意哉。故述其志道養氣之實。以見素所蘊云。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而元。

卿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方有志於世者。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同郡陳巖肖叙。

吳師道序曰。子朱子集註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敝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因其里居稱香溪先生。祠於學宮舊矣。師道幼卽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默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公徽言傳。而知其所助。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興諸詩。滋欲見其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金之洽聞而云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誦其詩。讀其書不能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於親友應氏家。蓋其首編也。陳公巖肖

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凡二十二卷。則逸者尚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五卷。惜其無從補也。於是欣然畀之。足以成編。烏乎。百年之閱。一朝而顯。兩家之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先生當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大節偉矣。其學多本於經。貫穿精覈。諸文皆蘄絕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患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爲先生置祠奉嘗。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餉費耳。浮榮悖貨。條焉漸盡。而不亡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傲矣。今右史裔孫元壽。念殘集之尤懼泯沒。

之薦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人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蒙齋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就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於是編。固願有述。又嘉元璫之能光昭其先。庶幾賢子孫已。凡與於此者。豈不與有榮乎。後學里生吳師道序。

章懋題重刊後後曰。進士唐君尚虞之治蘭溪也。用儒飾吏。善於其職。克協上下。聲稱翕然。乃於涖政之餘。閱地志。訪遺書。禮鄉賢。以興廢舉墜。隆化美俗。於是香溪先生范公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從子右史蒙齋之所類也。唐君讀而歎曰。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

如以恥爲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者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爲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而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爲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幸此集尚存。惡可使之泯沒而弗傳耶。爰命鋟梓。以惠學者。而俾懋識諸其末。竊惟先生之學之文。與立身大節。故侍郎陳公巖肖。禮部吳公正傳。序之詳矣。懋生也。晚弗獲接聞前輩餘論。於先生所造。未能窺其萬一。尚何敢贊一辭哉。獨念吾鄉聖賢之學。前此未之聞也。而濬其源者。自先生始。繼而後有東萊兄弟麗澤之講授。又其後何王金許。遂相繼以得考亭之

統道學之傳。於是爲盛。非先生之功而誰功。今當道學不傳之餘。而唐君復以先生之文倡焉。其所望於吾黨之士者不淺。豈天意又欲大昌斯道之傳也耶。不然。何其闕於前而顯於今耶。誦其詩。讀其書。而遐想其人於數百年之上。能無奮然而興起者耶。此懋於唐君是集之刻。所以重有感云。屠維大淵獻之歲。季秋九日。里後學章懋拜手謹題。

長山胡翰序曰。范公茂明。世家香溪。當宋中葉。衣冠而仕者。彬彬一門之內。公舉制科不就。而此書則遺其姪元問者。蓋元卿以下輩也。余觀元卿類次公集。知其平生所守。純一篤實。不以朝廷之利祿爲可慕。公卿之薦

引爲可階。其於聖賢之學。如飢渴焉。嘗曰。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又曰。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其言超然自得。不但心箴爲可取也。乾道以前。乃有斯人乎。豈非特立有志之士哉。昔陳巖肖稱公危坐一室。敗幃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言及世間事。今卽其心畫言論之存者。想其人於二百年之上。爲何如也。君子於此。亦可以興起也夫。

長山胡翰題

盡言集十三卷

宋元城劉安世器之著張九成序曰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介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瞻仰然兩人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人以正進其一人以術行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二聖北狩夷狄亂華嗚呼悲哉器之在諫垣專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雖不及參識其人讀其遺藁徒深慨歎而

已紹興丙子八月日左奉議郎充祕閣脩撰知温州軍
提舉事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張九成序

王綯跋曰先公官傳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
無不知多聞強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辰以
彭山令丁內艱歸寓畿邑時復制科卽慨然益蒐討舊
學期以是舉進居三四年待問之業悉備人未甚知亦
不求知於人邑距京不百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聞從
官往往薦所知未剗章者亦旣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
公笑而答曰患不能爾會有知者久之至都城果如所
聞唯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難其人猶未舉也
作書以謁一見稱獎乃錄所撰策論繼見則深愛之遂

應詔舉焉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事更新公自鎮帥坐
向所言事謫嶺外先公以是不與召試綯侍側每聞言
知遇特達之意欲登其門恨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
旣踰歲綯扶其喪泝汴趨洛過永城聞公寓傳舍亟往
見之與進甚厚以門人之子畱飯諄誨良渥因語及初
除諫官時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稱職實難依世吐
茹則忝先人直道不回將蹈禍患詒慈親憂方今孝治
某無兼侍以親辭必得請辭之如何太夫人愀然曰是
職也汝父平生脩蘊欲爲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父
之意伸矣第爲之萬一斤吾誓偕行慎無以吾撓汝素
志某再拜受教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旣就職則遇事極

言無所顧避。以報異知。及後被譴。卽白曰。高年適炎荒。非便。請畱婦及孫以養。某當攜他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偕行。臨事食言。吾弗爲也。且吾畱則憂思益甚。不如前邁。生死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勉強慰其子爾。從容微伺之。恬恬不異平日。遇患難。幾三年。一夕無疾而終。卒無悼怛之色。嗚呼。世徒知公正色立朝。論議風節。冰霜凜然。蓋其母太夫人之賢如此。雖傳記所載賢母烈婦。又何以加諸。絢以行速。不果再造。起立願聞治心行己之要。公命之坐。乃告之曰。某少學溫公。旣擢第筮仕。行有日。卽往別。且馬一言終身行之。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其後用之不可旣。某曰。行之何

先。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始。某服膺欽誦。奉以周旋。初猶勉強。久乃安之。凡所云爲。無一不出於誠者。絢心識之。願學焉。病未能也。建炎丁未。今上卽祚。睢陽絢時守壽春。復召爲給事中。過同寮直舍。傳公諫草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者德魁雋。世所共賢者。舉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或者甚之。絢應之曰。治己如公。則可。苟爲不然。必有躡其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絢自會稽得請外祠。來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尚書郎職事。繼至。絢借盡言集。則已爲人所先矣。獨得公所爲文元城集二十卷。且傳且讀。躬自是正。反復惟驗。以求公之志趣。而則倣焉。今至叔除守海陵。復來待次。絢始求是集傳錄。

親校讀玩再三。備見所上章疏。諷諭論列。動繫國體。諏訪審訂。咸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苛。氣平守固。辭直事核。皇皇乎仁義之說也。大旨務在人主慎微師古。總攬綱柄。輔臣協恭弼直。杜絕阿私。凡百有位。持身顧禮。義莅官循法度。如是而後已。則是書乃言官之規模。輔弼之龜鑑。卿士大夫之藥石。絢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因憶疇昔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集後。并記親聞之說。以見一語一言。未嘗不根於誠也。噫。先公出公之門十六年。而後絢識其面。又二十年。而後見其集。又十年。而後得其全書。家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蓋四十四年矣。非特如是。搢紳好事者多傳其

書。以爲師法。方將盛行於世。爲時利澤。施之千載而未艾也。絢雖老矣。猶庶幾及見之。紹興六年丙辰季冬望日。資政殿大學士在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河南王絢題。

括蒼梁安世跋曰。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餘紙。於州人鄧氏。迺刻石清淑堂上。適先生曾孫孝騫自連山來訪。出其家藏盡言集十三卷。因命工鏤版。置之郡齋。淳熙五年。

隆慶庚午。銅梁張佳允。肖甫。飭兵大名。得是集於大梁宗藩西亭氏。因命郡梓之。有金華陸東及大名石星。張應福三序。

河南穆公集三卷

宋天平穆脩伯長著南康祖無擇擇之序曰積于中者之謂道發于外者之謂文有道有文然後可以為君子道有用舍文有否泰然用舍否泰在命不在道與文也君子不以其命之窮而輟于為道道之不行而不廢于學文故雖身厄于當時而名顯于後世者由此也河南穆公諱脩字伯長天平人少舉進士有名廣場中真宗封泰山之年詔齊魯諸生以經明行脩公實在其選越三年就銓調補泰州司理參軍居職以直自任無與合者人皆憚忌卒誣之罪遂貶池州再逢恩徙穎蔡二州為文學掾卒不復用明道元年秋九月終于家如公可

謂命之窮。道之不行也。已而未嘗廢文。大凡有作。莫不
要諸聖賢而立言。合諸仁義以為質。平時所見於簡策
者。殆踰數千萬言。時人得之。且愛且學。及公之歿。無擇
求遺文於嗣子熙。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十
與無擇所藏。增多詩一十二。書序各一。又從其舊友而
求之。徃徃知愛而不知傳。故無獲焉。姑類次。是以為三
卷。題曰河南穆公集。云。時慶歷三年春。南康清修閣中
序。

文昭案 本朝馮如京復序梓以行世

穆參軍文集三卷

宋 穆脩伯長著。本朝鴈門馮如京紫乙重刻。序畧
曰。先生遭訛罹尤。不特其功名弗大顯彰。卽平生著為
篇什亦繁多散軼。然如水石精神出。江山氣色來。今人
能為此曠澹乎。水邊閑送目。獨鳥在秋槎。今人能為此
閒遠乎。身前便作荒涼計。止樹芳菲不樹恩。今人能此
此嚴切乎。精騎三千足敵羸。卒百萬也。余備員南國。得
先生遺文三卷。于故家奇其文。高其志。爰命剞劂。以志
景仰云。

○
退居類豪十二卷

宋盱江李覲泰伯著南康祖無擇擇之序曰孔子沒千有餘祀斯文衰敝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揚雄王通之徒異相望而不能興衰抹敝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知其必復嗟乎秦漢以來禮樂則不為而任刑以毆其民將納於治適所以亂之也歷世寔久皆謂天下當如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耳故有奮筆舌為章句卒不及于禮樂者末哉文也盱江李泰伯其有孟軻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憤疾斯文衰敝曰墜地已甚誰其拯之於是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兼明乎當世

之務悉著于篇。且又歎曰：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因
步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於天子，乃舉茂材異等，
得召第一。既而試於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
耶？其秦伯之命邪？或者天徒付秦伯以其文，而命則否
邪？亦將位得志行，後有時邪？吾不得而知已。秦伯退居
之明年，類其文彙，第為十有二卷，以寄南康。祖無擇且
屬為序，無擇既受之，讀之，暮月不休，善乎文武周公孔
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備矣。務學君子，可
不景行於斯。慶歷三年冬至日序。

青山集六卷

焦志五卷

宋當塗郭祥正，功父著，東都事畧文藝傳。郭祥正，字功
父，當塗人也。其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
臣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王安石亦歎美其詩。熙
寧中，知武岡縣，僉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
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王安石處畫，有異議者。雖大
臣亦當屏黜。神宗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
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恥為小臣所薦，乃言祥正無
行，不可用。祥正遂致仕，居於姑孰，不復干進。所居有醉
吟菴，久之，起為通判汀州，後知端州，復棄官去，遂家於
當塗之青山以卒。

集中有浪士歌序云郭子棄官合肥歸隱姑孰一吟一酌婆娑溪上自號曰醉吟先生居五年或者謂其未老可任以事薦於上上即召之復序於朝俾監閩汀郡尋攝守漳南上復召之行至半道閩使者狀其罪以聞遂下吏留於漳幾三年郭子一吟一酌逍遙乎一室之中未嘗有憂色又自號曰漳南浪士客或疑而問焉郭子曰士有可以憂有不足以憂者仰愧於天俯愧於人內愧於心此可以憂矣反是夫何憂之有作浪士歌以釋客問此序畧見節槩又於荆公始終無間言蓋庶幾能洒然於窮達之間者

益都李文藻宦晚曰此本古詩較盛秦川本少三百一十六首而自招蔣穎叔遊丁山彰教寺至陶然軒計一百三十三首乃盛本所無兩本互相鈔入始爲足本盛本分三十卷卷末附錄記二篇賦一篇亦此本所無

壙誌作七十五卷今案
葉語共四葉總十卷
而焦弱侯志只云三葉
未詳

王魯齋文集七十五卷

焦志魯齋三
葉六十卷

宋金華王柏會之著門人葉由庚成父題目後云右魯

齋先生王文憲公文集今所編次第具錄如上初公之

大父煥章公與朱張呂三先生為友父僊都公早從麗

澤又以通家子登滄州之門公天資超卓未及接聞淵

源之論而早孤年長以壯為科舉之學不足為也而更

為文章偶儷之文不足為也而從事于古文詩律之學

工力所到隨習輒精今存於長嘯醉語者蓋存而未盡

去也公意不謂然因閱家書而得師友淵源之緒間從

搗堂先生劉公船山先生揚公克齋先生陳公攷向朱

門傳授之端而于揚公得聞北山先生何子恭父之名

于是尋訪盤溪之上。盡棄所學而學焉。黜浮就實。攻堅研深。間因述所考編以求訂證。之就正編。迨至端平甲午。學成德進。粹然一出于正。自是以來。一年一集。以自攷其所進之淺深。所論之精粗。自甲午至癸卯。凡五卷。謂之甲午藁。其後類述。做此。甲辰藁二十五卷。甲寅藁二十五卷。甲子藁二十五卷。其雜著成編者。論語衍義七卷。涵古圖書一卷。研幾圖一卷。詩辨說二卷。書疑七卷。涵古易說一卷。大象衍義二卷。太極衍義一卷。其餘編集不在此數也。其程課交際。出處事為。著述前後。則見于日記。由庚又嘗集公與北山先生來往問答之詞。為私淑編。咸淳甲戌七月九日。書藏於家。後有分藏

他所。丙子以後。散失亡幾。某竊獨念。自淳祐乙酉。得侍函丈。自是以來。無日不陪書冊。几杖之右。凡有詩歌。間以次和。及有論著。首得披觀。故於諸書。具得本末一節。多事不料散逸。比年以來。收訪哀錄。未之多得。迨己丑庚寅之間。天相斯文。募得諸藁之全。其他著述。雖間逸亡。而未盡喪也。於是與同門之士。金某相與紬繹諸藁。各以類叙。其他雜著。卷帖少者。用朱子大全集例。亦各附入。就正編。大象衍義。北山先生亦俱有得語。與所集私淑編。當依延平師友問答之例。別為一書。但大象乃公所拈出。謂為夫子一經。故其衍義亦自入集。講義雖嘗刊於天台。而未盡聞。亦有再講者。今皆入集。古者有

圖有書。自易大傳以後。書存而圖亡。公嘗因先天圖之出。與太極圖之作。謂圖學中興。故公建圖亦多。今亦立門編入云。

又作壙誌云。先生諱柏。字會之。姓王氏。大父諱師愈。事龜山先生。受易論語。後與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三先生遊。文公謂其有本有文。德望隱然。為東州之重。簡知阜陵。親擢崇政講官。以直煥章閣致仕。父諱漸。與其叔季執經麗澤考亭之門。克世其學。官終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生其仲子也。生于慶元丁巳八月庚寅。州里世係。已見文公所作煥章墓碑。茲不著。先生生稟高明。抱負閎偉。慕諸葛武侯之為人。自號長嘯。欲以天

下用其身。年踰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原。慨然捐去俗

學以求道。與其友人汪開之元思同讀四書。取論孟集

語別以鉉黃朱墨以求文公去取之意。勉齋先生通釋

尚闕論語。乃集錄精要。名之曰通章。一日讀至居處

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名義。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

魯。歷造考亭門弟。船山楊公搗堂劉公而請問焉。船山

語以北山何子恭父。嘗從勉齋得考亭之傳。即往從

之。北山一見曰。會之真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

作魯齋箴。勉以質實堅苦之學。自是發憤奮厲。致人百

已千之功。有見有疑。必從北山就正。弗明弗措。答問累

數百帖。每見北山以歸。克然自得。北山每稱之曰。會之

二十年工夫。勝他人四十年矣。先生又謂研窮愈刻。深則義理愈呈露。涵泳愈細密。則趣味愈無窮。無一書一集。不加標注。於四書通鑑綱目。精之又精。一言之題。一點之訂。辭不加費。而義已著明。無非發本書之精髓。開後學之耳目。手圖敬齋箴。畫出一敬字。為日用躬行之則。夙夜而起。深夜見廟。進之有儀。言動有法。綜理家政。統紀斬斬。戶庭闐然。御群弟子。色莊辭確。毅然不可犯。平居酒不濡脣。食雖蔬淡必潔。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痛先世遺書流落。多方搜拾。比成編。曰清風錄。各為之題識。幼孤事伯兄齋莊恭敬友愛。惟恐少拂其意。中年同處。益盡和孺之樂。孝氏早喪。孤

寡來聚。網維教育。一視無間。至割膏腴與之。從子侶剛。仲力學有雅趣。知所尊事。通財遜畔。進與比居。一門自為師友。共學交遊。蓋盡樂也。先數年卒。先生哀之。慟收宗合族。規模宏遠。懦不自立者。扶植之。貧不自力者。周恤之。施於朋友亦然。元思卒。率朋友斂之。欲遂葬焉。其父不從。越十餘年。父死。始得與同窆。具述其志行。請銘于北山。以圖不朽。見義勇為。不計有無。今人以為難。先生則以為常也。四方學者至。即館之。久而不厭。隨其所學。淺深引誘。啓迪以開其適道之門。提綱疏目。析殊會一。未嘗不竭盡無餘。而與之言。叩者無窮。其出愈新。又編朱子指要示之。不以義理之精微。為之嚮望。欲先近

易而達乎遠大。又舉文公曰。大學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拆開。今人却向外面狂走。此編如千蹊萬徑。廣_立埃埃子。使人人皆可造大學門戶。此先生教人之要法也。士大夫之仕其鄉來扣請者。亦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一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過其躬而已。先生愛人以德。大率類此。庸齋趙公如騰久。軒蔡公抗。平舟楊公棟。來為郡。歎曰。麗澤之有書院久矣。設而不作。師帥之恥也。皆以講席延聘先生。以北山未出辭。既而部使者踵先生之門。請益力。北山亦勉先生。經始而作成之。乃精生員之選。增養士之田。條列規畫。創制器服。廣置書籍。俾諸生誦習作興。於因仍積弛之

後。氣象煥然一新。上蔡書院落成。台守星渚趙公景緯。介平舟以書幣來聘。且俾鄉守趙公崇。絢勸之駕。先生首講謝子大居敬貴窮理之訓。天台後學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敷揚經旨。精粹瑩白。聽者悚然。意融心服。雖鄉之耆德。亦執弟子禮來謁。遠近聞風。莫不競勸。理堂上賓。率諸生制古衰服。臨于郡。見者始識先生之_禮理。為永式焉。先生兩正堂席。以維張世教為重。非逢久速。一不以累其心。歸而講道于家。書_堂學子懷慕不已。不遠數百里。面講書請。往來不置。晚年積厚。養固。精強清勁。少壯有所不逮。尊尊述_作行。不知老之將至。今年夏五月。歲微恙。瘳已踰月。忽謂子愆曰。吾大命不遠矣。手書曰。有

生必有死。天地之常。予以太幸。年過祖父。無德可紀。不
必求墓銘。作行狀。平生所編述。未經有道訂正。不可輕
以示人。一夕與江西學者論學。俄以倦就睡。戒子姪勿
強我藥。自是不語不食者幾旬。垂沒。整衣端坐。揮婦女
出寢門。惟子姪門人侍。夷然而終。時咸淳甲戌七月九
日也。享年七十有八。諸生制經。行心喪禮。麗澤山長。率
生員赴臨。天台書堂諸生。或衰經為位。聚哭。或踰嶺阻
奔赴。朝野莫不嗟惜。傷吾道之不幸也。先生學博而義
精。心平而識遠。攷訂群書。如千將莫邪。所向肯綮。迎刃
自解。凡文公發其端而未竟。致其疑而未決。與夫諸儒
先闡明之所未及者。莫不該攝融會。權衡裁斷。以復經

傳之舊。於易則謂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
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
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也。惟四生數不動。以四
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是然。於是後天之義始
明。大象者。夫子之經也。漢儒冠于爻詞之前。而後無所
屬。尾於爻傳之後。而前不相承。乃倫比象經。次于彖爻
二經之下。古之冊書。作上下兩列。故易有上下經。非以
上下各自為先後。合而觀之。自有精義。夫子作十翼。不
應自著子曰字。其亦中庸之子曰子。是殆子思參考之
言。而著為二書。於書則謂大禹得洛書以別九疇。箕子
得九疇而傳洪範。洪範河圖之數。而期而暗合。洪範者。

古今經傳之祖宗乎。定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經。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先儒謂此乃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是也。於詩則謂今之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三百五篇乎。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漢儒槩謂古詩。取以補亡耳。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還兩兩相配之舊。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若風若雅若頌。亦必辨其正變。次其先後。黜鄭衛諸淫奔之詩。定為經傳若干篇。於春秋則謂文公雖無成書。而門人纂記。固已一洗歷代穿鑿之陋。乃輯為發揮。以明大義。予魯經則謂聖人之言行。萬世之大經也。曰語曰子。不得與二帝三王之

書並立。理宗皇帝命陞論語為正經。蚤講。是時講官毅齋先生徐公請錫名魯經。詔國子監奉行。與六經並宰相指為迂濶不行。先生上承理皇光闡斯文之盛意。屬辭聯事。集為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為之傳。且訂大學致格傳之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章句。明各十一章。其他正錯簡。明舊旨。未易悉數。通鑑綱目書法。凡例不傳。極力搜訪。得諸天台趙氏。髮之梓。又考通鑑之初語。即外傳之終語。知司馬公未嘗不拳拳於外傳。增加本末。附之論辨。首以魯論。終于五代。為續國語。外至天文地志。律歷井田。旁及文章字學。莫不各有論著。公流

沂源會歸至理所著述有文集七十五卷。讀易記讀書
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篇。太極
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
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書附傳四十卷。左
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圖學之書四卷。文章續古
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志
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考一卷。地
理考二卷。墨林考十六卷。大雅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
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歷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
八卷。雜誌二卷。周子二卷。發遣三昧二十五卷。文章指
南十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嗚呼。

證古難也。復古尤難也。明道難也。任道尤難也。朱張呂
三先生同生于一時。皆以承濂洛之統為身任者也。張
呂不得其壽。僅及中身。經綸未展。論著靡竟。獨文公立
朝之時少。居閑之日多。大肆其力于聖經賢傳。刊黜詩
書之小序。紹復易春秋之元經。定著論孟中庸大學之
章句。以立萬世之法程。北山魯齋二先生同生于鄉。亦
皆以讀考亭之傳為身任者也。北山深潛冲澹。精體默
融。志在尚行。訥于立言。魯齋通睿絕識。足以窮聖賢之
精蘊。雄詞偉論。足以發理象之微著。稔于北山講貫之
素。精于有體有用之學。進有可行之具。退有可藏之資。
倘使得時達道。則陳善閉邪。正身立極。豈不足以表儒

效之卓。顧乃僅正麗澤之阜。比陋巷。堅坐。名聞益彰。近以列其行義於朝。朝下郡守錄所著書來上。先生不以出。迨嗣皇訪落。方有倚重耆碩之議。而先生已不及聞矣。一時之勛業有限。萬世之道學無窮。先生閔聖經之浸堙。憂聖學之無傳。上自羲畫。下逮魯經。莫不隱索精訂。以還遺經之舊。以承考亭之志。確乎其任道之勇也。或者乃謂經以講解辨訂而明。亦以釐析類合而陋。吁。是何言也。昔吾夫子之於書。詩禮樂也。以其殘缺散逸之餘。經之綸之。然後各得其所。若但踵故襲訛。一無公革。則亦無事于刪之正之者矣。矧先生一更一定。皆有援證。一析一合。不添隻字。秩秩乎其舊經之完也。炳炳

乎其本旨之明也。而亦何陋之有哉。先生題春秋發揮曰。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大法。千五百年為諸儒刻鏤幾研。至是而始完且明。豈非天乎。諸子於諸經。縷析毫分。殆無遺義。獨于春秋以渾全得夫子之心。是亦天也。即先生之言。可以知先生之心。後之君子。因其詳於訂而未輕於復。取而約之。勒成一代之鉅典。以垂萬世之丕憲。唐虞夏商。洙泗之書。至我朝而大完。堯舜禹湯文孔之道。至我朝而大明。溯其所自。先生之功偉矣。則據其言行。以詔方來。詎可略歟。其配樓氏。先二十七年卒。葬於金縣。娶女鄉之懷原。至是始窆。同兆。圖其主向。廣扶淺深之宜。就其子愆。貽書其友。葉由庚。

曰。今秋欲營藏身之所。誦百年同逆旅一經。我平生之句。深有感焉。此地得之天賜。日者皆不許。亦任之耳。非人着力所得。末祝順天所命。以保耆壽。實訣筆也。甫屆秋而先生夢奠矣。其誠精明達蓋如此。遵遺戒。以其終之年。十有一月甲申。奉先生之柩。合樓夫人之壙。一子即愆。一女適迪。功即處州錄事參軍康道元。及期而薨。秉志弗渝。愆以治命。不求誌銘。俾由庚叙次。歲月梗槩。由庚登門受教。不為不見。未能得其遠者大者。何足以表章盛德。門人謂先生進而未獲施之于時。退而所以傳之于后者。或無考焉。是則吾黨之罪焉耳。矧予四十年從遊。知之為深。其何可便。乃為具論言行本末大致。

如此而不自知其昧于識壙之體也。請刻而納諸幽。留其副於家。以伺異日太史氏之採擇云。

屏山集二十卷

宋建安劉子翬彥沖著籍溪胡憲序曰人之大倫五而朋友居其一焉可謂重矣哉師道尊人生有三事之如一師之謂也顧不列於大倫者以朋友兼之也是以其服同止於總而已朋友之道親如兄弟相結以誠相責以善相與切磋扶持必期至於有誠而後已故古人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後世之所謂朋友者亦苟然而已予與彥沖居相鄰世相好而臭味又同然予少出遊四方迨中年始獲見於里中潭川之上籍水之濱杖屨往來彈琴賦詩商今略古每見必有所益間數日不見則必折簡相招襍被對床所以啓

發蒙陋者多矣。其有關失。必宛轉諷諭。不但已也。予方以親依恠所願。乃遽哭其喪。是年予蓋六十有一。而彥冲甫四十七。以如斯人而止於斯。痛念疇昔分好。而琢磨之助。遂絕望。豈不重可哀耶。越十有三年。其嗣子珙始編次其遺文。凡得古賦古律詩記銘章奏議論二十卷。目曰屏山集。屬予為序。嗚呼。彥冲不可得而見矣。讀其文。如見其為人。庶可以少紓菴結之思乎。彥冲天資卓異。而屬意高深。於書無所不讀。語不安發。與人交淡而耐久。初無所假借。鄉人子弟來見。必與之款曲。告以孝弟忠信之道。而勉其學業。由是薰而為善士者多矣。世俗日益偷薄。面相諛說。則惟予與汝而已。轉背則相

非毀。甚則相為仇敵。朋友之道。不幾於喪乎。念死者之不可作也。因感激為之書。如彥冲之文。豈假予言而後傳哉。紹興三十年六月朔。

朱子跋云。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珙所編次。已定可繕寫。先生啓手足。珙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多所散逸。後十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之闕。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而不可讀矣。於是反復讎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卷者。始克成書。無大譌謬。熹以門墻灑掃之舊。幸獲與討論焉。竊以為文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消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因

書其後。以告後之君子云。乾道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熹謹書。

論範二卷

宋進士歐陽起著。龔士高序曰。前輩論作論。以立意爲先。造語次之。立意貴深長。戒乎晦澁。貴宛轉。戒乎迂緩。貴簡明。戒乎淺迫。貴條暢。戒乎贅絮。文宜轉而不碎。辭宜輕而不弱。過接不可不圓融。繳跋不可不老健。立喻不可不警拔。敘事不可太直。此前輩陳公剛作論法也。造語之法有三。一要圓轉明活。二要過度精密。三要精奇峭拔。此止齋陳君舉作論法也。二陳先生大手筆也。學問高古。故論文亦極其高妙。後人沾丐膏馥者。亦莫不以能文稱。歐陽先生。其得二陳先生之文法歟。余觀先生所著五六十篇。篇篇皆合前輩典刑。字字可爲。

後學矜式。立意深長而不晦。宛曲而不迂。簡潔而不淺。條暢而不贅。其得陳公剛立意之妙也。造語圓而不滯。過度密而不踈。精奇警拔而不怪。其得陳君舉造語之妙也。惟立意之機括。妙於胸中。故造語之英華。發於筆下。今篇爲之解。句爲之釋。讀其文琅琅然。如夜光明月之珠。前乘與後乘相照。而光彩射人。採其華藹藹然。如春蘭秋菊之葩。前臺與後榭相輝。而芬馨襲人。復熟于此。則二陳論文之妙。不在歐陽而在吾方寸中矣。赤菟歲青鼉日。鄉貢進士石廬龔士禹子質序。

李良翁集

宋莆田李丑父良翁著。丑父父宗之。博學多聞。丑父文學如其父。擢端平第。官至湖南提舉。篤實清修。胸次洒然。與人無新故。一語必用情。所得祿賜。僅自給。而銖積其餘爲義廩。與弟姪共之。詩文新潤。有集藏家。

方叔時文集二十卷

宋莆田方通叔時著。舉熙寧三年進士。遷親賢宅博士。出知睦州。以最聞。除王府翊善。坐子軫上書論列。蔡京謫官。以朝請大夫老於家。有文集二十卷。詠史十卷。雜志十卷。詩書文解三卷。

抱甕集

宋莆田柯夢得字東海嘉定七年以特科入官一生苦吟古詩學孟東野有抱甕集見閩書

釣臺江公文集

宋真希元序曰釣臺嚴先生之清風更千百年未有續之者至諫議江公出然後孤標峻節仰配而無慚或曰子陵不肯爲萬乘故人屈褰裳去之脩然濁世之表萬物莫能撓江公間闕從仕四十餘年至於觸權倖蹈艱險投荒萬里爲當世憫笑豈子陵匹耶嗚呼以此論人殆幾以驪黃觀馬非能有得於形色之外者也昔者禹稷顏子之憂樂伯夷柳下惠之清和可謂異趣矣而孔子孟子蓋並賢之非以其時不同所處亦異而其道未嘗不一乎由是觀之子陵不仕與江公之仕未易以迹斷也蓋子陵之不仕非以自潔也所以激昂節義而救

西都頽靡之俗也。江公之仕，非以自利也。所以扶持世道而弭一時朋黨之禍也。迹雖不同，道豈異乎？方其卑官下僚，自結人主，精誠所格，兆朕形焉。豈非以臣子難逢之會，然是時也。上雖有意向善，而志未決。元祐諸賢，雖稍稍參用，而勢未定。正安危理亂之歧途也。公懇懇盡言，可以堅明主意，保合善類者，不遺餘力。使公之道得行，則二蔡之奸不攻而自却。紹述之說不沮而自銷。王室尊安，戎狄退聽，其爲國家生民之福，詎可量也哉！奈何正邪消長之勢，一分公之身，弗獲安於朝廷之上。自是二十年間，疽蝕浸淫，元氣日以凋耗，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爲靈著。大蔡建炎中

興褒表遺直。公身雖不及見，然高風凜凜，千載而下，猶足以起衰而羞奸諛，信乎其無媿於子陵也。寶慶三年，公之諸孫潤祖出守高安，以公家集曰釣臺棄稿者，刻之郡齋。書來謂某序之，某惟公之始仕也。司馬文正公已亟稱其詩，而奏議之編，則世張宣公實爲之叙引。藐焉小子，何敢復云。至他所爲文，又多出於笑談娛戲。其論前代文字，雖世所共宗者，猶譏其冗葉狂花，不根至理。則語言文字，特公之棄餘矣。故不復道，獨推其平生大節，追配古人者，以告於史君，而并刻之。來者其尚有考乎！此是歲八月壬申，建安真某序。

韵鄉聲翁集

宋季莆田黃仲元善甫著閩志曰仲元少刻意周程張
朱呂真魏及父績所傳潘柄陳宓之書以其餘力抄唐
宋名文二百餘家同邑方澄孫一見稱賞咸淳七年中
省闈第五廷對以直言忤時宰賜同進士出身調監瑞
安府比校務需次食貧陳文龍延仲元於二劉祠堂一
月兩講爲學者師江萬里招致芝山德祐改元始之官
守相陳山泉屈致幕下深喜得人端明陸秀夫至自平
江偶同邸舍一見褒歎飲食必俱炙燭對酒劇談達曙
及聞杭陷挑包辭歸資送仲元又畱行橐夏五趣仲元
赴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景炎元年改刑工部架閣轉

國子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仲元雖受知諸公屢膺超擢然未嘗供一日職升斗不批券歷日斯時何時穀而恥也秀夫拜樞使將有異除力辭母老秀夫全家投海仲元爲詩哭之遂更名淵字天叟號韻鄉翁嘗夢孔子遺之雙筆自占曰筆者述也述事而書之也斯文之祥耶吾夫子筆絕獲麟千八百年矣麟後之史猶可得修耶又作韻鄉記畧曰或安山林枕流漱石不纓塵垢氛大鵬六月息而有閒意或著富貴一龜一鶴旁無姬侍清規粹德與雲俱潔或寓京師未嘗候公卿門人欲即之終不可即或浮沉里閭同雞豚社對田父飲坐深而鄉黨敬或遇儁人勝流飲酣論豪語古純

純孝貞烈從吏尚友或恥徇財馮生之夫慷慨劇詆直欲不與同世胃中雖竟一紙識不肯讀人間非聖書文雖未至小好大好古氣可參彖繫詩雖不能天然可愛口中時有稷契筆語碩膚几几之似周公威儀抑抑之似衛武云云仲元讀書萬卷其爲文文質相參奇不可句元皇慶元年卒年八十有二皇明宋濂歐陽德羅洪先序其集

莆田四如先生黃公前集卷續集五卷後集十卷

宋季莆陽黃仲元善父著宋濂序曰濂成童時即讀四如先生諸經說見其立論精微鑿鑿過人遠甚未嘗不慕豔之稍長歷求先生之事迹然後知其淵源之所自而疑道之有方也蓋先生居莆陽唐御史湏十二代孫世為儒家其父績師事瓜山潘公栢復齋陳公宓二公實考亭朱子勉齋黃公之高第弟子也先生夙承父訓年十二試舉業鄉校多占前列後二十九年始擢咸淳辛未進士第調監瑞安府比校務未上名公鉅卿爭聘之為講師而丞相江公萬里挽之尤力聲譽翕然動于一時德祐乙亥冬始之官與簽樞陸公秀夫遇陸公一

見極器之明年丙子。杭都已陷。國事不可為。陸公趣先生至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改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升武學諭。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都參議官。先生皆辭不受。宋既改物歸隱。重山密林。不與世接。四方有受學者。先生為敷繹濂洛關閩之說。而開道之。其為文詞。務以理勝。不假如他文士馳騁葩藻以為工。而當時求者紛如也。門人武夸詹清子類次六經四書講義為六卷。刊之。而先生之子元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又分記序墓銘字訓之屬為五卷。而刊之。先生年八十二而終。遺文流落于荐紳者尚多。其曾孫鄉貢進士至。又裒集為十卷。將刻諸

梓。介楚王府伴讀。陳子晟徵濂為序。以傳濂聞濂洛中。微考亭未興。艾軒林公光朝獨倡道。莆陽從之者如歸。市江泉東井之學。乃聞于天下。網山林公亦之。實紹艾軒之傳。網山之後。樂軒陳公藻又起而繼之。樂軒家長樂網山。居福清。咸來講學。東井而風聲所被。氣習所熏。人皆有鄒魯之行。及乎瓜山復齋之起。推闡考亭經訓。東西角立。化行而教孚。文質尤彬彬可觀。先生產于艾軒之鄉。耳目之所濡染。固已先立乎其大者。復因父師之故。矻矻窮年。遂探考亭之正緒。則其所著皆六經之微。所宣皆天地之秘。誠有未易涯涘者。奈何道未及行。而宋祚已移。識者不能不為之惜也。先生之所蘊與不

可傳者固已隨物俱化。若并其遺文同就泯滅。不亦重可惜哉。先生之子若孫。孜孜以傳世為務。可謂不死其親者矣。先生姓黃氏。諱仲元。字善父。後改名淵。字天叟。別號韻鄉老人云。

石堂先生遺集二十六卷

宋寧德陳普尚德著。明浮梁閔文振蒐輯。騶陳襄序曰。予邑在宋季。有石堂古遺諸君子。以道學相砥礪。時則朱考亭起於建溪。風聲吹扇。而我石堂之學。實本輔氏。輔氏之學。出於考亭。真知實踐。崇雅黜浮。自六經外。星歷堪輿律算。以及百家靡所不究。蓋嘗講授於德興初菴書院。而道衍饒信。又嘗聘禮於勿軒雲莊書院。而道衍建延。雖其今莆中之多賢。而當時講學造就。我石堂殆為鼻祖。其尤卓然者。宋運告終。遂隱不仕。其視乎生平。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者。要又別矣。祀先聖及諸賢。去肖像用木主。我聖朝實力行之。當時我石堂與勿軒

已有此議。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既流而源。寧
說夫子之好學邪。先生歿。迄今幾三百年。自其門人古
遺之後。遂無傳。吾儕晚流。將不識其名號。矧於遠乎。嘉
靖乙未。蘭莊閔子作學志。始取先生諸所述於其子孫。
而叙正之。中更傳寫。不無魯魚亥豕之說。而或爲好事
者持去。未免玉盤缺角。顧存羊愛禮。其道彰矣。茲非我
石堂身後之遇乎。嘗攷先生之生。在宋理宗淳祐甲辰。
時吾邑路出南離。迨後改從白崖。而先生之道廢。今路
復而先生之道顯。殆文明之會邪。諸君子幸相與講切
而力行之。使先生飲水俟命之願不孤。以慰冥漠將來
之望。豈非吾邑吾道之幸哉。

總目、首四書六經講義、次經說、次經辨、次答問、次字義、
次渾天儀論、次論、次書、次雜著、次序、次記、次題跋、次策
次字訓、次箴、次文、次青詞、次賦、次詞、次歌、次吟、次古詩
五言七言、次律詩、五言七言、次絕句、五言六言七言、次
四書毛詩絕句、七言、次詠史絕句、七言、次拾遺、次附錄
石堂先生傳、共二十二卷。

許月卿先天集

吳之振曰許月卿字太空婺源人後字宋士人稱山屋先生名千里駒字駒父從董介軒於程正思朱子門人也又受學魏鶴山有志當世入江淮幕中以軍功補校尉詔罷鵬弁就舉制以易魁江東廷對觸史嵩之見抑賜進士及第授司戶參軍復率三學訟權相理宗目爲狂士歷官府學教授復以上言小相失職相免得畱尋改江西提舉常平六年不就既至治政廉肅人號爲鐵符循承直郎浙西運幹賈似道當國以月卿試館職言不合罷去買田宅於姑蘇已而散之歸故里閉門著書號泉田子游從者翕然德裕乙亥欲以月卿開闢東園

未幾宋亡。深居一室。但書范粲寢所。乘車數字。不言幾
十年。卒年七十。謝疊山嘗書其門曰。要看今日謝枋得。
便是當年許月卿。月卿則自比履善甫。益無媿三仁焉。

○
劉克莊後村詩集

詩鈔序曰。劉克莊字潛夫。莆陽人。後村其號。學於真西山。以廕入仕。除潮倅。遷建陽令。移仙都。嘗詠落梅有東
君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讒者箋其詩以示柄
臣。由此閑廢十載。因有病。後訪梅絕句云。夢得因桃却
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并柳。也被梅花累
十年。後起至將作簿。兼參議。端平初。爲玉牒所主簿。奉
祠。起知袁州。累遷廣東運判。又奉祠。起江東提刑。召對。
以將作監直華文閣。賜同進士出身。專史事。尋入經筵。
直綸省。無何以留。黃不奉詔。用祕閣修撰。出爲福建提
刑。初。趙紫芝。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律。歛情約性。因

狹出奇。合於唐人。時謂四靈體格。後村年甚少。刻琢精麗。與之並驅。已而厭之。謂諸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曰。不然。言意深淺。存人胃懷。不係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鐘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颺駭電。猶隱隱弦撥間也。後村感其言而止。然自是思益新。句愈工。涉歷老練。布置濶遠。論者謂江西苦於麗。而冗。莆陽得其法。而能瘦。能淡。能不拘對。又能變化而活動。蓋雖會衆作。而自爲一宗者也。

陳潛室木鐘集

宋温州陳埴

著明江陰王賓叙曰。太守鄧侯守溫。

始逾年。道洽政成。百廢具興。以溫多先哲。若潛室陳先生。輩皆親炙程朱之門。而上承孔孟之緒者。乃歷考其人。作書院以崇祀之。其有遺書逸藁。足以發明斯道者。必梓行。以嘉惠後學。若木鐘集者。其一也。先生所著。不止是集。於今可見者。纔此編耳。其言雖已散見群經。而板之失傳已久。人幾不知有是書矣。侯既訪而得之。乃以命賓。俾重鋟梓。以廣其傳焉。夫書以載道。道不可廢。則書不可以不傳。然固有不得其傳。君子其能已哉。矧不之傳可也。載乎道矣。而不得其傳。君子其能已哉。矧

茲集之爲書。根據六經。羽翼傳注。剖析微奧。精入秋毫。於古聖賢所以立言垂訓之旨。發之殆盡。蓋真可謂載道之器。而天下之可不容無者。然由宋而來。三百年於此。卒無有能行其傳。以溥之於世。豈亦有待於今日乎。賓也。承乏是邦。既得以敬拜先生於祠下。又因吾侯之教。得先生之書而讀之。幸亦大矣。顧惟遺編中多訛缺。欲弱善本心以考正而補完之。旁求累月。卒不可得。亦惟付之太息而已。夫以先生之鄉。流風餘韻。在人未泯。而此集已無存者。而況於四方於異日乎。此而不傳。則自是而往。抑又可知矣。然則侯之此舉。豈小補哉。嗚呼。此賓之所以踴躍用命。不自計其力也。弘治辛酉六月六

日

○程少章文藁

方秋崖跋曰少章少時挾老筆塲屋間大畧如李將軍與匈奴左賢王戰時漢矢且盡吏士無人色而意氣自如軍中服其勇也既不得與諸校尉等伍輒棄去更習表啓箴頌以從諸公貴人遊則又似東方曼倩與郭舍人戲爲隱話可爲伊優亞獼呶牙漫不知爲何等言而應對鋒出莫能窮詰者今老矣見余辟雍眎其謁官人矣亟履迎謂之曰飛將軍迷失道天也非有先生得無嘗紹騶朱儒乎何不恩澤侯也少章曷士有桑樞甕牖矻矻窮年而莫之與者有高冠侈袂放浪江湖而莫之返者要之亡羊等耳予家筆峯下有田一廛予將駕黃

犢其中。時或作勞。酌老瓦盆以醉。雖與子州里。吾將洗
吾耳也。况諸公貴人哉。予笑曰。少章今又一變為漢陰
丈人耶。

楊汝濟進授冊若干卷

性齋知見錄三十卷 性齋

詩藁

郡志云。宋楊應龍。字汝濟。系出關西。曾祖敏求。仕徽宗

朝。官至朝散大夫。徙居崑山之外岡。今屬嘉定應龍才兼文

武。為戚里。吳郡王壻。邑志作吳秦莊簡王寧宗朝。授武功大夫。浙

西兵馬鈐轄。暮年乞祠。主管建寧府沖祐觀使。所著五

十萬言。名曰進授冊。嘉言謹論。發於忠忱。手鈔六經百

家之說。為性齋知見錄。凡三十卷。又有性齋詩藁。王袞

黃由皆以將帥薦之。未幾卒。

王處一文集

時習編

書志編

宋常熟王萬處一著。郡志畧云：其先定遠人。萬少居濠梁學舍。慨然有求道之志。熟讀論語。忽覺有得。登甲科。屢出屢入。廢用不常。官至太常少卿。直寶章閣。福建提刑。淳祐三年卒。年四十八。詔王萬立朝。謬古之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遺愛。可特贈集英殿修撰。賜諡忠惠。萬聞道甚早。其學由於自得。談經不涉支離。不為崖異之行。蘊畜深厚。人莫窺察。每書事天二字以自警。在朝與曹幽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號嘉熙四諫。有文集時習編。書志編若干卷。

○
番易王養正雙巖集

宋番陽王蒙養正著。魏了翁叙曰：余於李微之貫之成之兄弟，聞番易有隱君子，曰雙巖先生王公，以訓行孝謹著於州閭，博見而強志，精察而篤踐，余甚慕之。而生也，後不及與之接。公沒之三十年，余待罪太史氏，公之子與權來為祕書郎，然後獲觀公所為文，其剴然如雄鋌利斧之行乎窾卻也，粹然如大玉拱璧之發乎孚尹也。平生所歷落落寡遂，雖再舉禮部，曾不得尺寸之位。以行其學而義理之養華皓不渝，一虫魚之細推而根極理亂之變，歛而消息進修之候，有昔人所未發者。嗚呼！世之以才觀口筆，競相誇詡者，未嘗乏人。年盛氣強

位亨志得則挾其天資之美以自見於文墨議論間其於是纒未有得而能以小慧襲取時一遇焉年運而往時不我與則憔悴隕獲寢就枯槁前所謂時一遇焉者亦將莫知焉往矣然則窮益堅老益壯如雙巖者非有本能如是乎雙巖諱蒙字養正二子曰與權遇皆以儒學發身善人之報庶其在此

止止先生宇文公集二十二卷

宋曲水令字中允著魏鶴山序曰予昔觀書太史氏有裕陵實錄始成書於元祐紹聖中命曾布諸人重修厥後進書舊本以墨增入以朱刪去以黃所書曲水令宇文某上書不報與致其事而歸且記司馬公之言曰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某見之凡二千二百餘言悉覆以黃無復有存曾布諸人亦謂是書必不復傳斯人亦遽泯泯矣而宣和間前史復出中興以後正論益著蓋世之爲欺者不畏天命不恤人言獨於簡冊猶知憚之然而終有不可得而掩者人心之動隱微潛伏未有不形况史冊乎中允之位不過

百里中允之年不逮六十其居則遠於中州也其仕則鄰於羗夷也而慨然以斯世爲己任言一不醇以強仕易嘉邈歸而父師閭里十有五年名震京師事光史冊鉅人元夫莫不嘉稱而樂道之然則彼紹聖史官亦起穢以自臭於中允無毫髮加損也中允之五世孫夫午嘗編輯遺文屬予叙所以作既隊言而卒後二十年夫午之從弟公諧又增益之凡得詩八百二十餘首合雜著簡啓凡爲二十有二卷以申前請嗚呼程大夫父子范忠文司馬文正楊宣獻張宣公既言之矣予敢復措詞姑以得諸舊聞按公諧是亦過人欲扶天理之一助云

彭忠蕭公止堂文集四十七卷

宋清江彭

著魏鶴山叙畧曰某自少已知有清

江彭公論諫炳炳心嚮往之其後得公內治聖監之書自正始於家刑善於國鑿鑿乎疏而理也又得止堂訓蒙之書自一本二氣五常五典娓娓乎密而辨也又於公之子欽見公手澤與樓劉諸老爲公銘寔則益瞿然自失曰是學之正傳而吾不得親炙之也廬陵李公鼎受知於公有年矣今將漕湖南而公之子欽來爲屬乃以公平生所爲文刻諸湘西精舍移書某命識篇首於是盡得公言行本末披誦累日嗚呼程子所爲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者非此其是歟公始讀程子易傳知

爲學之要。又從朱張好問辨講切而學益成。由是尊聞
行知。造次理道。居而訓子孫。淑朋類。必孝弟謹信。志道
依仁也。必窮理格物。謹獨守約也。出而告君父。教世子
必正心修身。事親刑家。畏天愛民也。必尊儒務學。簡修
勸忠。別慝瘴惡也。蓋言未有不根諸理。而理未有不求
諸近。非若異端之誣民。文士之譁世也。紹熙定省之議。
伏墀叩額。懇懇然有號泣隨親起敬起孝之意。至如陳
源依馮城社間諜兩宮。韓侂胄出入宮闈。與聞大政。脫
少嬰忤。流竄隨之。公盡力排抵。無少回撓。劉文節公以
論吳端出臺。公以博士爭之。公非有當言之責也。油然
發衷。不能自已。嗚呼。是言也。使見用於紹熙。則二聖重

權。必有以感移人心。遷讀天命。而內禪之事。勿遽也。見
思於慶元。則政歸中書。必有以登籲衆正。紹開丕乎。而
學禁邊議之紛紜不作也。然則公於此而無言也。不亦
闕之甚歟。文集凡四十有七卷。訓蒙聖鑒與別集不與。

○游誠之默齋集

宋游誠之著魏鶴山叙曰始勉之襲其伯氏默齋
文藁屬後谿劉氏爲之序未暇詮次也厥二年類卷板
行俾某申序焉孰復累日嘆其爲詩清而則論事辯而
正記述贈送之文貫融精粗造次理道大抵內盡已志
外期有益於人非若世之矜奇術巧務以譁衆取妍者
爲之舍然嘆曰文乎文乎其根諸氣命於志成於學乎
性寓於氣爲柔爲剛此陰陽之大分也而柔剛之中有
正有偏威儀文詞之分常必由之昔人所謂昭晰者無
疑優游者有餘其根若是其發也必不可掄然而氣命
於志志不立則氣隨之志成於學學不講則志亦安能

以立是故威儀文詞古人所以立誠定命莫要焉。默齋
氣稟沈實而蚤有立志。則知所以自厚其躬矣。矧得一
世大儒執經而受學焉。是惟無言。言則貫融精粗。造次
理道。使假之年。且見於用。其所以成。益不止於此。集若
千卷。今重刻於某所。

魏鶴山文集一百十卷

宋魏了翁著淳祐己酉夏宛陵吳淵序曰藝祖救百王
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蒼生
文治彬彬垂三百年海內興起未艾也而文章亦無慮
三變始也厭五季之萎薈而崑體出漸歸雅馴猶事織
組則晏揚爲之倡已而回瀾障川斷雕返樸崇議論厲
風節要以闢世教達國體爲急則歐蘇擅其宗已而濂
溪周子出焉其言行道德參務而惟文之能藝焉耳作
通書著極圖大本立矣餘有所及雖不多見味其言藹
如也由是先哲輩出易傳探天根西銘見仁體通鑑精
纂述擊壤豪詩歌論奏玉朱而講說引范可謂和順積

中而英華外發矣。後生接響，謂性外無餘學，其弊至於志道志藝，知有語錄而無古今，始欲由精達粗，終焉本末俱舛。然則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亦豈周子之所尚哉！此淵於鶴山，魏公之文而重有感也。南渡後，惟朱文公學貫理融，訓經之外，文膏史馥，騷情雅思，體法畢備。又未幾而公與西山真公出焉。淵生晚，不及見考亭之典刑，獨幸接二公之緒論，歲在丙申，魏公假督鉞道吳門，淵辱兼知首鹵元，故讀公詩文為尤熟。公薨，背十二年而二子曰近思、克思，粹遺稿刻梓，屬淵序發之，竊惟公天分穎拔，蚤從諸老游，書無不讀，而見道卓，守道約，故作為文，率深衍宏暢，微一物不推，二氣五行之所以

運微一事不述，三綱九法之所尊，言已必致，知力行，言人必均氣同體，神怪必不語，老佛必斥攘，以至一紀述，一咏歌必勸少諷多，必情發禮止，千變萬態，卒歸於正，及究其所以作，則皆尚體要而循法度，浩乎如雲湧空，而莫可狀，凜乎如星寒芒，而莫可於蔚乎如風穀波，而皆自然也。其理到之言歟，其有德之言歟，程張之問學，而發以歐蘇之體法，與公文視西山，理致同醇麗，有體同而豪贍雅健，則所自得，故世言文者曰真魏，要皆見道君子歟。公雅早掇峻策，晚踐政途，然身未嘗安於朝廷之上，使得行其言以措諸事，如藝祖之訓而用之，詎止如今所刻者，而天不假以年，故所可見者文而已。惜

哉。明無錫邵寶序曰。宋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贈太師
鶴山先生文靖魏公集若干卷。爲詩文凡若干首。故有
刻本。自采迄今。凡三百餘年矣。其廢缺鮮傳。無足怪者。
今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內江李公。以公屬人。爲鄉邦先
正。撫政之暇。訪而得其什九。輒用勘校。命吾邑義士安
國。以便板從事。其什之一。尋又得而補焉。間屬吾令暢
子實。問叙於寶。寶晚學荒陋。向往於公。豈不勤且久哉。
序則何敢。雖然。蓋嘗尚論之矣。宋之有道學也。始於周
子。盛於兩程子。而邵子張子同時並作。繼乃成於朱子。
蓋後乎孔孟。千有餘年。而先生^王仁義禮樂之懿。日可復

興正矣大矣。精且備矣。夫然。故天下學心悅而誠歸之。
抑亦有樂其名而歸之。不由乎誠者。門焉戶焉。騰茲多
口。而小人之醜。直惡正者乘之。是以僞學之論起焉。而
謗遂及乎大儒君子。夫人也。其皆非吾徒也。已不然。何
學禁一行。遂滅迹以逃。惟恐不絕。至或反戈相攻也哉。
當是時。公與西山真公二人者。雖罹媚嫉。屢見疏斥。罷
於出入。而講明之功。持守之力。弗替益動。立朝領鎮。忠
言嘉政。歸焉爲吾道衛翼。國史立傳。列之儒林。爲道學
之亞。厥惟允哉。公家食時。讀書白鶴山下。在靖州。有州
有鶴山書院。額之賜。所至學徒不遠趨赴。蓋忌之者。雖
變。不能勝信之者。衆且深也。公之大節。史傳已具。君子

尚論其世。則所謂集云者。將可無乎。平江今蘇州府。公
生所遊。死所歸藏也。司空公以孤卿之重。兼御史中丞。
撫我南甸。瞻謂公詞。如將見之。集之傳。固其平生之志
也。司空公之名德。海內屬焉。久矣。後之視今。安知不猶
今之視昔乎。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寶請爲蜀人誦
之。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寶請爲蘇人誦之。又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寶請爲天下之人誦之。

明西蜀劉瑞後序曰。鶴山魏文靖公。蜀人也。正學直道。
齊名真西山氏。海內稱表望焉。事宋寧宗。理宗。知其賢
而不用。用亦不克專且久。公每朝。輒侃侃論天下事。至
數十萬言。皆闡切正大。夫人所難也。用是忌於群小。累

進。輒知外郎。晚歲與西山同召。庶幾其有爲矣。群小愈
忌之。陰肆排擯。遂以督府中公。公於是復去國。而遂不
起矣。方公與西山之去國也。群小大喜。至以真小人僞
君子目之。嗟乎。史彌遠。梁成大。不足道也。而元首於上
者。果何爲哉。自古論天下之治者。有三。用人。大務也。知
人。大機也。正心。大本也。堯舜禹臯陶。吁咈一堂者。莫先
焉。故其言曰。知人則哲。曰難。壬人曰任賢勿貳。去邪勿
疑。蓋凜凜於君子小人之辨。若此。傳於商湯文武周公
孔子。皆一道也。夫如是。而後可以言治矣。彼二宗者。有
是乎。知而不真也。用而不久也。大本昏繆。正邪倒置。則
何怪乎。群小之有是言也。宋治不競。詎不以此哉。公所

至興學校作人才。講明程朱之學。四方之士從游者甚衆。著書考古無虛日。九經要義百卷。有儒先所未發者。與西山大學衍義同功。然卒莫之傳也。豈非數哉。今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內江李公奉命撫三吳。嘗止公書院。嘆曰。斯文遠矣。伊誰之責。乃訪文集舊本於蘇人。完缺正訛。命知無錫縣暢侯華摹焉。工訖。李公以書來曰。子亦蜀人也。盍序之。李公抱經濟之畧。水利有成功矣。乃又念前輩之凋謝。表正學以興起正風。信無愧於鶴山者。若暢侯之崇古。皆可重也已。嘉靖二年仲春之吉。

吾汶藁鈔二卷

後裔開分伯洪等著作附其後

冠安成王炎午梅邊著。揭後斯曼碩序曰。余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嘆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為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為文章。以望其友。為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興師勤王。非不知天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為。廢數十萬生靈。為無誠意。不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抹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未如之何。况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門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

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即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間關顛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觀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之死國。必不係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即王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心。含垢忍恥。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

心。與鼎翁之志。云。元統二年春。中奉大夫翰林侍講直學士同知經筵事揭傒斯撰。

歐陽子原功序曰。論人行事。枚舉而稱之者。其善為可數。論人文章。舉一以蔽之者。其善為不可勝數也。廬陵王梅邊先生。與先君渤海侯為太學存心齋同舍。咸淳甲戌。隨路混補入太學。又同生淳佑之壬子。先君常稱其才器卓犖。有往哲風。運移世遷。篤志稽古。蘄為文章。以見志。余恨未及一識。他日從其門人劉君省吾得吾文稿讀之。至生祭文丞相文。作而嘆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以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翁之為言。為天下萬世之為人。

臣者計也。嗚呼。雄哉。蓋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為典謨。為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為春秋。為變風雅。為離騷。然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伏於流離顛沛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係。如是其重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夫天人維持之際。惟是心耳。何其深厚悠長之味。溢出言表耶。文武之澤在人。其未泯歟。鼎翁是篇。與是詩辭氣雖若不同。實相表裏。吾故表而出之。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也。元統二年春。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事。歐陽玄撰。

明劉宣跋曰。右吾汶藁若干卷。宋季梅邊王先生之所

著也。先生諱應梅。字鼎翁。別號梅邊。最後更名炎午。安成南汶源里人也。世敦詩書。崇孝弟。至先生博學雄才。尤為當時所推重。咸淳甲戌。補太學生。丁父憂。家居。而明年而臨安陷矣。乃持牘謁文丞相。勸其盡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募淮卒。條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丞相嘉納。留置幕府。已而以母病請歸。未幾而丞相被執。先生作生祭文以速其死。自是杜門。卻掃。益肆力於詩文。乃更其名。并名其所著曰吾汶藁。皆示不仕異代之意也。其稿在元初。諸名公多有序跋。後遭兵燹。遂致散逸。間有傳錄其一二者。皆殘編斷簡。承魚珠甚。先生之裔孫宗之。嘗游邑庠。恐其愈久而愈訛。

也。乃繕寫髮梓。以垂久遠。又取楚國歐陽公揭文安公所著序跋冠于首。復屬宣識其後。嗚呼。先生之文。歐揭諸公論之詳矣。小子安敢置喙於其間哉。惟其更名與所以名稿之意。則未有及之者。故特著之。禮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茲能表章先生之文。其亦王氏之佳子弟歟。宣先生鄉後進也。私家相去僅二十里。先祖母先生之族子也。而先姑又歸先生之六世孫若瑜。嘗拜墓下。及觀先生之廬母墓之遺址。高山仰止。非一日矣。今得托名於文藁之末。豈非幸哉。弘治辛亥正月。人日。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翰林脩撰。里晚生。劉宣頓首謹識。

楊少逸不欺集

采眉州楊虞仲少逸著。魏鶴山序曰。人之言曰。尚辭章者。乏風骨。尚氣節者。窘辭令。某謂不然。辭雖末伎。然根於性命於氣。發於情。止於道。非無本者能之。且孔明之忠。忱。元亮之靜。退。不以文辭自命也。若表若辭。肆必脫口。無復雕績之工。人謂可配訓誥雅頌。此可強而能哉。唐之辭章。稱韓柳元白。而柳不如韓。元不如白。則皆於大節焉。觀之。蘓文忠論近世辭章之浮靡。無如楊大年。而大年以文名。則以其忠清鯁亮。大節可考。不以末伎爲文也。眉山自長蘇公以辭章自成一家。歐尹諸公賴之以變文體。後來作者相望。人知蘇氏爲辭章之宗也。孰

知其忠清鯁亮。臨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此蘇氏之所
以爲文也。老圃楊公自盛年射策甲科。直聲勁氣。響撼
當世。有文忠之遺風。迨其觀風作牧。風裁清峻。屢詔不
入。老不待年。相羊泉石。幾二千載。蜀人高其風。某之生
也。後猶及拜公。又辱與公之季子大理少卿叔正爲友。
叔正甚似其先人。諤諤朝端。言人所不敢。叔正既卒。公
之諸孫。衰老圃遺文若干卷。鋟諸梓。謂予序。所以作。嗚
呼。世衰俗隘。矜利炫才。言語以爲華。富貴以爲事。求其
脫然聲利之表。如公者。既不可得。今觀公退休以後之
文。尤多雍容自得之趣。蓋辭心聲也。易曰。脩辭立其誠。
辭非易能。所以立誠也。公所居官。以不欺名堂。自號不

不欺子。則其爲辭之本。既在此。是宜發越著見。非浮夸
纖麗者。可同年語也。後之覽者。當於是攷德焉。公名虞
仲。字少逸。眉青神人。晚號老圃。出處顛末。見諸不欺子
自誌。

注歐陽公詩集十四卷

宋臨川裴夢得及卿箋釋魏了翁叙曰歐陽文忠公之詩文今所謂居士集者六百七十餘篇公之子叔弼以授蘓文忠公公書其篇首曰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其亂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自是集之行也家藏而人誦之其譜有年行有類其制誥表章雜著而別爲之集者蓋片辭尺牘無復棄遺矣臨川裴及卿夢得嘗從故工部尚書何叔異遊何嗜公之詩命及卿爲之箋釋久而成編余亦雅好歐公詩簡易明暢若出諸肆筆脫口者今披味裴釋益知公貫融古今

所以蓄德者甚弘。而非及卿博見強識。精思而篤踐焉。亦不足以發之也。書成。介其諸舅李公。父劉以屬。叙於余。余何所容其喙。余唯竊嘆古之士者。惟曰德行道藝。固不以文詞爲學也。今見之。詩謠風雅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閭閭閻。往往後世經生文士。專門名世者。所不逮。蓋禮義之浸漬已久。其發諸威儀文詞。皆其既溢之餘。是惟無言。言則本乎情性。關乎世道。後之人自始童習。即以屬詞繪句爲事。然曠日踰年。卒未有以稍出古人之區域。迨乎去本益遠。則辨篇章之耦奇。較聲韻之中否。商駢儷之工拙。審體製之乖合。自謂窮探力索。然有之固無所益。無之亦無所關。况於爲己之事。了無

相闕。極於晚唐閨周。以暨我國初。西崑之習。滋熾。人亦稍稍厭苦之。而未有能易之者。於是不以功利爲用世之要學。則託諸佛老爲窮理之極功。微歐公倡明古學。裁以經術。而元氣之會。真儒實才。後先迭出。相與盡掃而空之。則俵俵未知攸屆也。公詩十有四卷。凡五百二十一首。

吳文肅公竹洲文集二十卷

崔志不載

宋新安吳徹子恭著程篁墩序曰昔我兩夫子倡此道於河洛間門牆之士比於鄒魯蓋自龜山三傳得文公朱子自上蔡三傳得南軒張子而東萊呂氏自榮公以來世受程學一時及門者與河洛相望若吾邑竹洲先生吳文肅公其一人焉先生初在太學即有志當世而於俗學之陋蔑如也龍川陳公稼軒辛公咸奇其人而友之先生益不以自足又與止齋陳公水心葉公石湖范公上下其議論而參請於東萊為歸宿遂舉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官知邕州時南軒方經畧嶺右而先生獲受教焉既終更南軒薦之朝手書論語之剛中庸

之強。孟子之勇。三章爲贈。又以胡子知言相付。曰。此程氏正脉也。先生之當對也。卽上論天下大計。在恢復。朝廷大事。在近習不當與政。其言甚壯。南書報文公。稱其忠義果斷。而文公亦曰。聞其對語不苟。真不易得。然獨恨世之不能盡所長而用之也。晚見知孝宗。寔嚮用矣。先生以親老。固請爲崇道祠官以歸。築室縣南竹洲上。學者雲集。先生一以所聞於南軒東萊及文公者。轉相授受。益自南渡以來。號多士。必曰乾淳。而右左私淑。若先生輩。實與有力焉。先生既歿。曾孫資深始襲其遺文。爲二十卷。上之。得易名之典。兵燹數更。板刻亡矣。今十世孫雷亨始取家藏本刻之。俾其從子俊來屬爲之序。

走觀其間。彙次欠審。恐不足以盡先生之大致。因重加校訂。以授俊。而序之。曰。是豈可以才人韻士例視之哉。本之嚴正之資。濟之明碩之學。故其見之言者。皆民彝物則之餘。而無枉己徇人之意。蓋其所得於先正者。粹且深矣。先生之道。既不獲行於時。地遠位下。又不獲登名史冊。獨其往返之札。稱許之詞。見於考亭諸公者。昭如日星。不可掩也。四方之士。取而讀之。因其言語文字之所存。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使河洛之墜緒可尋。而斯道不爲空言於天下。則如先生之文。亦何可少哉。先生初名備。字益恭。以避國諱。更名徹。世居休寧上山。其兄俯。字益章。仕至國學錄。亦有文一卷附其後云。

原序曰。雲漢昭回。日星光絜。天之華也。川嶽之融峙。草木之纖穠。地之華也。天秩天叙之彝。皇墳帝典之經。人之華也。然皆一本於自然耳。元氣霏霏而不結。明河澹澹以流光。天何意於華哉。山澤悉付於高平。萬象自為於容色。地何意於華哉。赤圖馬負於霸河。綠字龜呈於溫洛。聖人亦何心於華哉。大抵乾坤列而道闡。聖賢出而道鳴。器巨者其聲宏。量淺者其詞薄。才雋而言卓。德厚而醇。氣餒而言卑。道長而言遠。表裏符。華實貫。斷斷不誣。其可握而長之哉。竹洲抱負不群。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直入穹廬。繫單于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也。迨其見之詞章。則峭澤直而紆餘。嚴潔而平澹。質而不俚。

華而非雕。穆乎郁乎。有正笏垂紳。雍容廊廟之風。平生湖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蓋公太學十年。交當世士。所以涉歷者為甚深。而公與其兄受徒隸華。旁近數州之士。從之游者。歲常數百。所以陶育大醇者為尤至。晚而湘南。又親得南軒鍼砭。而切嗟之。至是蓋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末源流。庶乎有所攷也。雖然。有唐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士。大編長軸。欲以自見於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觀之。今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政。又微而民生日用之則。疊疊卷卷。不絕於口。舉而措之天下。謂下

進表曰。臣資深言。臣魯祖臣做所著文集三十卷。繕寫成帙。謹詣登聞檢院投進者。哀輯陳編。悵祖風之悠邈。遭逢聖世。希宸渥之褒揚。進瀆闕庭。退忘鄙野。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唐宗觀故笏。猶思魏證之賢。孝廟序遺文。誕錫蘇軾之謚。或瞻求於數世。或褒表於再傳。伊人之懷。惟道所在。臣伏念魯祖臣做。生而坎壈。志則激昂。抱膝長吟。以伊呂而自許。著書垂世。非孔孟則不談。才狹垓紘。氣吞胡虜。係單于之頸。視表餌之策。非䟽寢淮南之謀。於社稷之臣。為近擬若偉節。著于當時。載觀乾淳之間。實號人物之盛。朱熹鳴於古歛。張栻顯於長沙。浙左二呂之典刑。江西兩陸之標致。靡不相友。

歲與齊聲。故在膠庠。則其行尊。歷州縣。則其用顯。府臺論薦。交章公車。旒宸歎嘉。興思當宁。雖懷才之甚遠。竟賣志以莫施。然禮樂彬彬。尚多河汾之弟子。而日月炳炳。猶存屈氏之離騷。儻待時而獲彰。庶流芳之不泯。恭惟皇帝陛下。綱維治統。寤寐英賢。聞鉅鹿良將之名。思得復用。讀上林子虛之賦。恨不同時。蓋嘗振發潛光。褒錄往哲。凡曰先臣之雅舊。皆蒙謚典之徽稱。忍令太陽之華。尚遺枯骨。獨使九泉之恨。空結營魂。臣隕涕潛然。緘書惕若。敢冀燕閒之賜覽。特昭鴻霈。以易名。起地下之脩文。死猶可效。效身後之結草。義其敢忘。臣所繕寫魯祖臣做文集。總為一十冊。謹囊封隨表上進。以聞。臣

冒犯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竇惶竇懼頓首頓首。謹言。嘉熙貳年拾壹月日。徽州布衣臣吳資深上表奉聖旨降付尚書省太常議謚文肅考功覆議從之。

程卓為行狀與此表皆云三十卷。今刻本實二十卷。又附錄一卷。

指南錄四卷

宋吉水文天祥履善著。自序曰。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乃壬正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領神臯。予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宜中謀遷三宮。分二王于閩廣。元夕後。予所部兵皆聚于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畧。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大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修門三十里。是日虜帥即引董參政以兵屯權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

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于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動也。一日至高亭山。詰虜帥前後失信。虜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既而呂師孟來。予數罵其叔侄。愈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肯使代予位。于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岳皆以府第為祈請使。詣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虜遣館伴逼予同往。予被逼脅。即欲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

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處等州。予俟間還軍。苦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避。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于二月晦夜走真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間。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乃出文書。謂丞相為贖城。欲不利于我。苗不以為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托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為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衝。犯萬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

也。使予與兩淮也。合北虜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損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聞二王。建元帥府于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為已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屩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文天祥自序。

後序曰。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

不得愛身。意北亦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于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于前。賈餘慶獻諂于後。予羈縻不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脫。即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侄為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為也。至京口。得閒奔真州。即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閩。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歡會。

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命。不得已。變姓名。跪踪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後于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蘓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嗚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頸死。輕北艦十餘里。為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外。幾傍徨死。如揚州過瓜州。楊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繇。殆例送死。坐貴公塘土闌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庄。幾為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

明避哨竹林。羅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繫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臯。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為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毘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為一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為一卷。將藏之于家。使來者讀。

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為。所求乎
臣主辱臣死。有餘僂。所求乎為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
而死有餘責。請罪于君。君不許。請罪于母。母不許。請罪
于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為厲鬼。以擊賊。義也。
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於師。以為前驅。雪
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
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
以自文于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
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仰首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
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吳中宋無子虛詩曰。伶仃海上國家亡。吟嘯詩中雪窖
香。一代英雄惟死耳。微君幾欲絕綱常。自注曰。文山諱
天祥。字履善。寶祐乙卯。與弟壁同登廷試。理宗擢第一。
會父革齋先生卒。還里。開慶己未五月。臨軒策士。除承
事郎。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九月。江上有變。吳潛再相。
都知董宋臣主議。遷幸文山上。疏乞斬董宋臣。以一人
心。以安社稷。建團甲用人教事。奏書不報。還里。景定庚
申。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乞祠。主管仙都觀。辛酉。除秘
書省正字。五月。殿試考官。進校書郎。董宋臣覆出為都
知。上書論其惡。不報。將去。除知瑞州。甲子。除江西提刑。
乙亥春。報渡江。詔諸路勤王。奉詔起兵。除右文修撰。樞

密都丞旨。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兼江西提刑。四月。領兵下吉州。除擢兵部侍郎。兵發吉州。至道。除權刑部尚書。八月。至闕下。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陛辭。乞斬某人。釁鼓不報。除端明殿大學士。解圍常州。朝廷以獨松事急。趣入衛。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守獨松。詣闕。陳大計。不得見。伯顏至臯亭山。除樞密使。右丞相懇辭。奉旨。詣北軍講解。見伯顏。陳大誼。留營中不遣。次日。宰相吳堅賈餘慶以下。以國降文。山責伯顏。留使失信。罵某人逆賊。引兵陷國。求死北營。北置兵守之。驅與吳堅等赴北。至京口。亡去。七月。自通州遵海而南。至溫州。景炎福安。

登極。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赴行在。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章辭。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至南劍。聚兵。授銀青光祿大夫。入贛。戰。都捷。號令通于江淮。復興國縣。遣兵攻贛州。諸縣皆復。前京尹吳浚以北兵說降。天祥集將吏。責以大義。斬之。六月。天祥兵至吉州。戰于終步。不利。戰于永豐。又不利。戰于空坑。大敗。攻贛軍又敗。天祥妻歐陽氏并男女二妾皆被執。幕僚張汴等皆死。天祥與長子道生。客杜燭。以數騎免。趣永豐。收散兵。自惠州行朝入覲。授少保。信國公。封母曾氏。惠國夫人。引兵至潮陽。張元帥弘範以水陸兵奄至。天祥襟執。服腦子二兩不死。越七日。見張元帥。天

祥踊躍請劍曰此吾死所也張必欲以禮見天祥曰吾不能跪吾嘗見伯顏阿木長揖而已或曰何不拜天祥曰吾為國死拜爾何為張知不能屈遂揖見至厓山張元帥令作書招世傑天祥曰我不能救父母乃教人背父母得乎有死而已不能從也乃作詩復命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聲名照汗青張元帥謂天祥曰國亡矣政使殺身為忠誰復書之天祥曰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各盡其心何論書與不書張為之改容遂拘北船道經吉州痛憤八月不食不死乃復食至燕與樞密院官博羅等語不屈庚辰辛巳壬午在獄作贊擬臨終時書衣帶間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軍

敗國亡辱為囚鹵當死久矣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百拜以死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宰相文天祥絕筆壬午歲十二月九日竟受刑于燕友人張毅甫負公首并骨歸葬之日母夫人柩同日自廣至人謂忠孝所感天祥年四十七而沒為人豐下兩目炯然善談論而忠孝大節自起兵勤王以至臯亭引見議論不屈忠肝義胆出于至誠聞之莫不興起驅之北行京口脫去間關萬死由海道還國赤手起兵經三年江西之舉大事幾集英雄無用武之地卒以困敗所居對文筆峰自號文山為文未嘗屬草引筆

滔滔不絕。尤長于詩。有指南吟嘯等集行于世。
楊文貞公曰。文信公詩一冊。附載申察之傳于後。使讀者知公之平生。不為無助。其并列後人贊公之文者。豈以其有重于公乎。而又刻王鼎翁生祭文。豈亦以公之死國。不無激于鼎翁乎。吾少時及見鄉人長老。說公被執後。防監甚嚴。至南安入舟。拘繫不復得登岸。此文終不及見。然則公之大忠。炳炳烈烈。震耀天地者。果與于人乎。故取楊文安所題鼎翁吾汝稿。附于生祭文之顛。以祛無識者之蔽。

謝疊山文集二卷

宋季信州謝枋得君直著。吳人宋無日。宋景定甲子。江東漕園校文。發策問權奸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貶興國軍。時馮夢得知信州。恤其家。聽其自赴貶所。三年。遇赦得還。似道奇其才。欲牢籠之。使余安裕諭意。枋得不肯阿附。景定庚申三月。鄂渚兵退。似道行打筭法。欲害諸閩臣。時趙葵守洪。枋得為江西。倅舉民義科。降招軍錢。給義兵米。枋得曰。此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楮。餘無所償。乃上書于似道曰。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于市人。二卵而弃干城。豈可聞于鄰國。乃得免焉。賈改為江東制置。募兵援饒州。戰于安仁。敗績。又改于信州。

軍潰弃家入閩程御史文海劉承旨夢炎文辟不就至
元戊子魏天祐執拘北行以詩別妻子朋舊曰雪中松
栢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潔人間不
獨伯奇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
鬼終不屈皇天上宰眼分明道中不食而卒其子持骨
歸葬之

成仁遺稿八卷

宋文天祥謝枋得著明進賢舒芬合輯而序之曰予行
篋有文山南集二冊集杜句一冊吟嘯集一冊又有壘
山詩文集二冊歲久壞爛亦多磨滅病中敬補綴之以
是集皆行乎患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復訂其訛脫
而宋史本傳與夫祠祀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各附于
後摠題曰成仁遺稿

仁山文集三卷

宋蘭谿仁山金履祥吉父著明正德間南山潘府序曰
道窮天地無止息也或明焉晦焉行與不行焉存乎其
人爾孔孟大聖賢也故斯道之傳至是大明如日中天
不可尚已。是後寥寥歷千五百載而程子兄弟者出。雖
復煥然一明于世。時東南學者猶未盛傳也。然幸聖門
言游首稱文學於吳。此脉之傳已開源矣。程門楊中立
載道而南。以授羅仲素李愿中。此脉之傳又瀆流矣。朱
子因之以接二程之傳。而東南一脉益汪洋浩大矣。若
吾鄉金華之何子恭王會之金吉甫許益之則又朱門
黃直卿授之也。之數公者。雖見道分明。不如程之大析

理毫芒不及朱之精然于宋元衰季之世咸能因人心之固有者昭揭斯道于塵迷波蕩之中而激昂奮勵之務期當時學者一趨于正而後已焉蓋皆以人心不死天理常存此道一日無止息而名教不可一日不維持也由是論之黃直卿可方楊中立何王金許宜與羅李相當也厥後因之以接朱子之傳者亦豈無其人乎今之仁山集即金遺書也金華四氏獨仁山著述最富有一日尚書表註曰大學疏義曰論孟集註考證通鑑前編皆多裨來學而此集特雜錄爾然其形諸詩辭發諸講義亦未嘗或離乎道而苟作焉者惜乎湮沒于世久矣里後學東湖董遵得諸其家目編校是集而亟圖表章

之遂以序見屬其亦仁山之靈啟之哉
明萬歷間趙崇善序曰余讀先生集論先生世掩卷嘆曰嗟乎儒者若先生乃稱儒哉蓋先生師事何王王遊勉齋門而勉齋為朱子嫡嗣是先生之學原本朱子者也朱子以命世鉅儒集濂洛大成有宋以來靡不宗向其學輒近儒者廼擬王陸唾餘僉誣朱子謂其學不本之靈根而索之物變不率之性天而飭之事為未免馳外而遺內舍精而求麓其說已浸淫于天下不知靈根非內也物變非外也性天非精也事為非麓也墮黜筌蹄獨采玄珠詎不超軼而其失也為狂慧厭薄倫常希心象帝詎不神奇而其失也為詭行夫慧而狂行而詭

其何以昭物軌而經人代。朱子所揭居敬窮理精察力行由其道雖未卓也亦近實焉。蓋朱子不以妙悟為急而以務學為急不以徑捷為尚而以積累為尚不以不可思議者眩天下而以可共知共由者導天下。此物軌之所由以昭也。人代之所由以經也。若先生之學其所得于朱子者深乎。先生于墳典無所不討于理窟無所不探于視躬構物無所不慊于隱衷。觀其服膺何王二先生之訓有曰存敬畏心尋恰好處。又曰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與朱子居敬窮理精察力行之旨先後一轍。以是繕脩以是克闡而卒底于成。其所詣者純其所履者實矣。且先生之志尤可悲者。當宋季世國勢阽危在事

束手固措。先生獨進奇策請以舟師由海道直趨燕薊。俾搗虛亭制以解襄樊之圍。其叙洋島險易歷歷有據。而宋竟莫之用。及宋改物儒者率俛焉北面。胡元先生獨以宋室遺民高蹈不屈。著作止書甲子而不及年號。自署止稱前聘士而前編之題箕操之廣亂稿之志辭意慷慨悽傷令人讀之泣數行下。說者謂先生進不得為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猶得為陶元亮之任運歸盡可謂知言矣。雖然先生負經濟之略而不以經濟名篤君臣大義而不以節誼名。舍厥章美粹然一歸于道德而以道德名。斯又非陶元亮輩可及者。嗟乎儒者若先生迺稱儒哉。其集若干卷。乙未年重梓。文與詩皆布帛。

菽粟云

鄭思肖集五卷

王鰲傳畧曰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連江人祖咸卒于
枝江主簿父震字叔起淳祐道學君子為安定和靖二
院山長有菊山詩集景定壬戌卒于吳葬長洲縣甌山
思肖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寓條坊巷元
兵南下扣閣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
初名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
意也素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言于詩文中如
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
寓舍云此去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
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遇歲時伏臘輒野哭

南向琴人莫測焉。聞此語必掩目走人。亦知其孤癖。不以為異也。坐卧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文下。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為蘭不畫。土根無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為番人奪去。汝不知耶。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宗室。而任元。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止何貨其所居。得錢則周人之急田。亦捨諸剝。惟餘數畝。為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為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遍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剎。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為書一。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其意蓋謂不

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讚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于洪洪荒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墟。適意緇黃。自稱三外。楚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存十。宋字也。寓為大宋。經造語奇澁。如度詞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自叙一百二十圖詩一卷。

晞髮集二十八卷

晞髮近藁

附天地間集

宋謝翱。阜羽著。方鳳行狀曰。君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以春秋學為婦翁繆正字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証六卷。藏于家。君世業。幾冠。已有聲。試有司。不第。落魄泉漳間。會丞相信公開府。杖策詣公。署諮事參軍。其畧見西臺慟哭記。後避地浙水東。留永嘉括蒼四年。往來鄞越。後五年。戊子夏。至婺。遂西。至睦。及杭。慕屈原懷郢都。讀離騷二十五。託興遠游。以晞髮自命。為詩。厭近代。一意翹盛唐而上。文規柳及韓。嘗欲倣太史法。著季漢月表。采獨行全節事為之傳。太率不務為一世人所好。而獨求故老與同志。以証其所得。

會友之所。名汐社。期晚而信。蓋取諸潮汐。嘗為許劍錄。慨時降交靡。蒼舊凋落。盡吳越殆無掛劍者。思集同好。姓氏年齒。君里。擇地昔賢所嘗游。作亭立石。它日示宿草。不怠意。其遊蹟非勝絕處不到。如山鼎湖蛟門侯。濤沃洲天姥野霞碧鷄四明金華洞天。探幽發竒。所至即以遊錄述所賦咏。多昔賢文字所未及。持以與人。若載異寶歸者。遊倦。輒憩婺睦之江源月泉仙華岩小爐峯三瀑布。復愛子陵臺下白雲原。唐玄英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且欲為文冢。瘞所為稿臺南。甲午寓杭。遺人劉氏女以女。至是買屋西日。與能文詞者往還。乙未復來。婺睦。尋汐社舊盟。夏。由睦之杭。肺疾作。以秋八月壬

子終。蓋于是距生年已酉四十有七矣。垂歿時。語妻劉。吾去鄉遠。交遊惟婺睦間方某翁某數人最親。死必以赴。慎收吾文及遺骨。候其至以授之。辛酉訃聞。婺方鳳

吳思齊睦馮桂芳翁登及弟衡會小爐峯相向哭。

明日方與幼學方燾先往臺南度可葬地。甲子具舟至杭。哭諸劉氏。劉循治命。候庚午以遺骨歸殯桐廬。買山營兆所度處。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稿殉兆。在故起居舍人范公端臣墓右。地名嚴陵。郡以著名。即其地從初志。作許劍亭。伐石表于墓。曰粵謝朝墓。蓋君嘗入剡。見戴顓墓云。然窆之日。同生年吳謙志壙。其從孫貴以門人虞而歸。婺祠之。月泉君遺稿在特舊所。

為悉弃去。今在者。手抄詩六卷。雜文五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贊一卷。楚辭等芳草圖譜一卷。宋饒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游東西浙錄九卷。春秋左氏續辨。歷代詩譜未脫稿。選唐韋柳諸家及東都五體。在集外。憶君始至時。留金華山中。歲晚為文祭信公。望天末共哭。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自是與余為異姓兄弟。不忍離。離輒復合。每卧起。飲食相與語。意不能平。未嘗不肘膺流涕也。君好脩。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其樹立有如此者。顧死中年無後。翁衡與余子肖俱嘗從君授春秋。未卒業。諸學者經指授。率異向所能。

余雖早棄。尚擬相從。盡衡霍之興。歸而潛文字以老。今已矣。能無痛乎。姑叙顛末。赴所知。求為銘。且以俟後世君子。友人方鳳謹述。

錢唐鄧牧作傳曰。謝君名翱。字臯父。延平人。早事登科。學有志當世。中遭兵火。室家散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與竭力生產。僅自給。屬縣役繁興。不堪迫辱。日益憤懣。成疾。以子粗達時務。委而出游。過嚴陵。故舊館焉。因娶某氏。其地與婺接。故常往來兩州間。積十四五年。指授館下生。粲然進于文學。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若炭。率秋暮載至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訪前代故實。著宋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歲用子與。

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為方外友。牧罕讀古人著述。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家。而君記問優贍。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夜論辨。互相詆。及見牧所為文。乃起謝曰。公不肯區區有所摹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牧因為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盍往見之。旬日別去。建牧歸杭。君已挈家錢唐江上。問所從遊。皆前所聞者。其信好學也。乙未秋。牧薄遊山水間。君病篤。望牧不至。懷以詩曰。謝豹花開葉葉齊。戴勝竿生葉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絕筆于此。故同姓善之。新與君交最厚。哭其舍累日。為著哀辭。東西州故人門人。不遠數百里來弔。咸哭盡哀。奉喪去。先是君買地釣臺下。

將葬。朋友無歸者。至是君葬焉。君生不得志。閒居常有憂色。語聲甚微。鬱鬱不平之氣。一宣于文。讀之使人悽愴。知其弗壽也。婦筑然無依。子遠在二千里外。存亡不相聞。可謂窮已。嚴陵士氣厚。將有集君遺稿以傳後者。志且不沒。牧歸。悲惋不已。誄曰。上世之士。以文取顯耀。而君窮于文。痛哉。臯父。痛哉。臯父。

吳孟舉曰。謝翱字臯羽。慕屈平。託遠遊。乃號晞髮子。福之。長溪人。文丞相開府延平。翱以布衣諮議參軍。天祥卒。亡匿。所至輒感哭。挾酒登浙江子陵釣臺。設天祥主亭。隅再拜號哭。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畢。竹石俱碎。

詳西臺慟哭記。欲為文冢。瘞之臺南。後往來杭睦間。與方韶卿鳳吳子善思齊等厚。乙未以肺疾死。囑妻劉以文與骨授之方。有許劍錄其會友之所名。汐社取晚而信也。每執筆追思。身與天地俱忘。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古詩頡頏昌谷。近體則卓鍊沉着。非長吉所及也。又曰。福唐黃坤五語。余晞髮集。近世行本多遺漏。曾抄蓄二十餘首。皆刻板所無。余聞之心往。恨其不攜行笈。得一見也。從子愚忠。自茗上潘氏。抄得晞髮近藁一帙。為發狂喜。原集古詩大半。此多作近體。蟠屈沉鬱吐茹奇豔。皆世所未覩。豈即黃春坊所謂歟。然黃云二十餘首。而此編有五十首。數既不合。且此署晞髮道人。

人。近藁當是末年未定殘草。別為一卷。流傳人間。又非刻本零星遺漏比也。然則黃氏二十餘首。又不知何詩矣。惜春坊云。不得一質正之。此帙附天地間集十餘首。即臯羽所編。當時諸公詩也。按本傳有二卷。此亦不完。書潘氏藏本。為陸子傳手蹟。有題識。子傳名師道。吳人。

汪水雲詩集

宋季汪元量著元廼賢曰水雲汪元量字大有錢唐人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奉三宮留燕甚久世祖皇帝嘗命奏琴因賜為黃冠師南歸時幼主瀛國公福王平原郡公趙興芮駙馬右丞楊鎮故相吳堅留寧炎參政家鉉翁文及翁提刑陳杰青陽夢炎與宮人王昭儀清惠以下卅有九人分韻賦詩以餞其行水雲之詩多紀其國亡時事與文丞相獄中倡和之作文丞相又與馬丞相廷鑾章丞相鑑鄧禮部光薦謝國史枋得劉太博辰翁序其詩集劉公又為批點余間聞危太史言曰水雲長身玉立修髯廣頰而音若洪鐘北歸數來往匡廬彭

蠡之間若飄風行雨世莫能測其去留之迹江右之人
以為神仙多畫其像以祠之像至今有存者其諸公所
賦墨蹟嘗見于臨川僧舍云及予至京師因徐君敏道
得水雲集讀而哀之偶成二律以識其後詩云三日錢
唐海不波子嬰係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弦誦客過殷
墟獨嘯歌鐵馬度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
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蓑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茹
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
歌南度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
田空白頭

水雲又有湖山類彙今鮑君廷博皆校刻於杭州

霽山全集五卷

舊雜文十卷詩六卷
焦志霽山集十卷

宋平陽林景曦德暘著明藩止菴序曰霽山林先生宋

度宗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温之平陽人也官止禮部門

閣轉從政郎時宋為蒙古侵逼狩閩海已不可為國先

生遂引歸晚與會稽胡汲古輩尋歲晏盟終於武林是

集其所著者也舊名白石樵唱梓行者表以今名欲觀

者見其名則知為先生著也先生為詩文刻意尚志要

不徒作方蛟峯諸先生評品已有定論茲不復贅按先

生當宋帝昺祥興元年蒙古以西僧揚璉真加總攝江

南釋教於是年十二月入紹興利宋殲宮金玉盡發諸

陵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雜牛馬枯

骸為鎮南浮屠。先生與嘗所交會。稽布衣唐珣。初不相謀。各私痛忿。貸家具行貸。得白金為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暴露。已造六石函。各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欲以他骨收殯。衆咸感諾。攜函如言收取。葬蘭亭山。移宋故宮冬青樹。植以為識。此元陶九成輟耕錄。今續編綱目。及史會編諸書。備載可信。但綱目會編。獨采唐事。而遺先生。而輟耕錄則又唐林具載。而加詳。蓋九成去唐林稍近。且悉有所本。又按九成載唐事。間有詩。而篇少於林。恐唐於葬後。嘗誦林詩於相知。故聞而述之者。遂以為唐之詩耳。嘗別考皇明文衡所載張孟兼唐珣傳。言葬骨事。初不及詩。此亦

一證也。始予藏書頗多。先生集殊未之見。江陵東墅居士毛秀。未仕時。嘗得舊刻本。甚重先生高義。間有手批註。遺予乞重梓行。以表暴于世。予額而快閱之。并旁考諸書。見其高義。真有出于千古之上者。乃撫卷歎曰。嗚呼。宋室何以養士。致既亡而獲忠義之報。至枯骨耶。由宋而上。而唐而漢。而三代。季世。僅寥寥一見者也。先生真千古之大義士哉。安得微顯闡幽。執衮鉞之筆。以先生及唐義士之事。建白于時。崇獎大義。封之高爵。比之祭法。徧立祠於帝王園陵所在。歲時崇祀。以為大義之勸。用代宋諸陵銜德無窮之報歟。嗚呼。曠世相感。聖明之朝。主張名教者。布滿在列。必有起而表著者矣。因序

其集姑書以俟。嘉靖七年歲舍戊子冬十一月朔遼藩光澤王書于博文堂之海南深處。

呂洪序曰予平陽素稱文獻之邦騷人墨客義士忠臣無代無之。宋淳祐壬寅挺生林先生諱景熙字德陽號霽山居州治後白石巷別墅在城西趙奧馬鞍山之麓予今所卜築即其故址也。咸淳辛未先生上舍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適元勝宋遂不復仕。恒與同舍生邑人鄭樸翁輩私相嗟悼以不能死國難。恩君恩為愧。丙子元兵破杭有揚總統盡發越上宋諸陵墓棄其遺骸于草莽中。人莫敢收。先生在越痛憤不已。乃與樸翁佯為采藥偕行陵上以草囊拾之。盛以二

函託言佛經理葬越山。植冬青樹以志之。而哭之以詩。既而返于故鄉。隱居別墅。研窮經史。擒繪文章。教授學徒。其忠義之懷。每形諸言辭間。道德之士。聞其風者。罔不敬仰。識與不識。咸稱霽山先生。時為會稽王監簿。延致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往來吳越。殆卅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迨庚戌冬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所著文十卷。曰白石藁。詩六卷。曰白石樸唱。此皆本於忠義之所發越。傳誦江湖。膾炙人口。歷歲滋久。頗多散亡。乃者致政大尹葉公衡。出示先生白石樸唱始末具全。予又於元音中得先生讀文山集一詩。仍檢閱家藏舊書。僅得先生白石藁中記序賦銘而下。凡若干篇。其他製作

迄無尋究。予懼歲月久久散亡愈多。輒敢僭踰正其亥
豕。釐為五卷。總為一帙。題曰霽山林德暘前釋褐進士也。壯年
以廣其傳。俾人得以誦習詳玩。庶幾先生忠肝義膽。耿
耿不磨也。竊嘗思之。予不幸而生于先生百年之後。弗
克覩其容儀。親炙其教誨。猶幸而嗣居先生藏修之地。
得以仰其高節。覽其遺文。此於逸藁。予不得不為先生
輯也。若其詩句之高古。文辭之典麗。自有諸先正之首
引。暨夫知言者之評論。有不待予贅辭。姑序其出處。作
述大畧云。時天順七年癸未春三月下澣。毅旦賜進士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後學呂洪書

方蛟峯序白樵唱曰。霽山林德暘前釋褐進士也。壯年

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於託。如水發洪源。木梗石捍。而借
詩以鳴之。有一編屬朋友。湖汲古。轉致石峽山中。請予
評。予惟詩所以道情性。蓋直洩中之蘊。而無待乎外者。
然而騷人文士之得意處。每曰神助。殆思與景遇。而草
木禽魚。皆吾情性所寄。以發。唐張燕公守岳陽。而詩益
悽惋。得江山助也。德陽自鴈蕩。游會稽。禹窆荒寒。雲愁
木愴。凭高而西望。而錢塘潮汐之吞吐。吳山煙霏之舒
卷。紛感互發。凡以寫吾鬱陶者。何限。故其詩悽惋而悠
以博。微以章。宛然六義之遺音。非湖海嘯吟風月而已。
於詩家門戶。當放一頭。因書卷端以歸之。蛟峯居士方
逢辰君錫序

宜竹章祖程序曰先生諱景熙字德暘姓林氏溫之平陽人也。宋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時異事殊。遂不復仕。乃棲隱故山。以詩書自娛。既而會稽王監簿移書屈致。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先生往來吳門間。殆二十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迨庚戌冬終于家。時年六十有九。先生少工舉業。有場屋聲。時文既廢。倡為古文。發為騷章。往往尤臻其奧。晚年所著雜文十卷。外有詩六卷。題曰白石樵唱。行于世。愚嘗熟玩其詩。大抵皆託物比興。而所以明出處。繫人倫。感世變。而懷舊俗者。至矣。卷首數篇。尤為親切。其他題詠酬倡。雖有不同。然是意未嘗不行乎其間。讀

者倘以是求之。則庶乎不失其本領。而有以知其詩之不苟作也。至于造語之妙。用字之精。法度之整。而嚴格力之清。而健。又未易以名言。今輒為之註釋云。崑陽後學章祖程和父題。

遂昌鄭元祐曰。宋太學生林德暘。字景曦。號霽山。當揚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

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憶去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矣。葬後林于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鐔津文集

通考不載

宋僧契嵩仲靈著。吳草廬後題曰。儒者之學。一降再降。而為詞章。漢賈馬。唐韓柳。宋歐陽曾蘇。遂挺然獨步。得以稱雄于百世之下。佛教自達摩西來。離去文字。直露真秘。由是悟入者。一彈指頃。超詣佛地。卓乎其不可及。已。其徒口舌機鋒。銛利捷巧。逢者披靡。莫之敢膺。然未有操弄豪管。若儒者之滔滔衮衮。演迤于詞章者。鐔津嵩仲靈生。值宋代文運之隆。與歐陽曾蘇同時。才思之瞻蔚。筆力之橫放。視一時文儒。不少遜也。噫。世間多少魁傑人。在佛氏籠罩之內。如嵩者。豈易得哉。其文之行世久矣。踈山住半間。重繡諸梓。以傳。蓋喜其教中之有

是人也。昔歐陽公一見而推獎之。予亦習聞而嘉歎焉。倘論詞章。當為佛徒中第一。或問嵩佛法何如。予儒流弗能知。弗能知。請俟他日。質之半間師。

又跋云。鐔津文。戢戢如武庫兵。洶洶如春江濤。僧契嵩所著述也。在宋慶曆嘉祐。正當文運之隆。敢出其技。騁章甫逢掖之林。肆口而言。肆筆而書。縱橫雄放。莫或能嬰其鋒。噫。天之生才也。何所限極哉。佛家者流。而有如斯人者乎。踈山雲住師。取其文。錄諸木。期以傳久遠。蓋喜同類中之有是人也。噫。誠可喜也。雖然。文儒則可。佛法則未。

朱淑真詩集

王洪洲曰。宋朱淑真。歸安女子。文章幽態。才色清嚴。因匹偶之非。勿遂素志。嘗思斷腸哀怨詩。自解沒後。臨安王唐佐為傳。以述其始末。吳中士大夫。拾其詩二百餘篇。梓之。宛陵魏仲恭為之序。

